



狐蛇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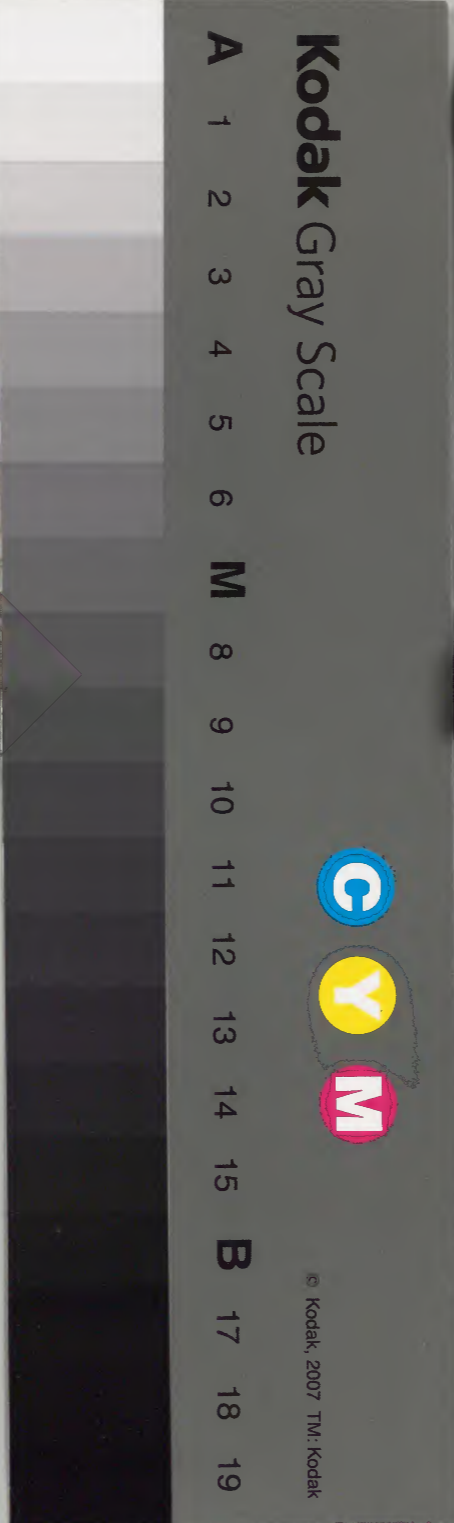
太平廣記

四百五十八

內閣文庫			
五九函	三	漢	
一〇	二九	書	
架冊號類			

內閣文庫			
三〇九函	三二九	漢	
七二	二九	書	
架冊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29
冊數	52 (48)	
函號	309	115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五十一

狐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馮玠

賀蘭進明

崔昌

長孫甲

王老

劉衆愛

王黯

袁嘉祚

李林甫

孫醜生

王璿

李磨

李揆

宋溥

僧晏通

馬玠

唐馬玠者患狐魅疾其父後得術士療玠疾魅忽啼泣謂玠曰本圖共終今為術者所迫不復得在流淚經日方贈玠衣一襲云善保愛之聊為久念耳玠初得懼家人見悉卷書中疾愈入京應舉未得開視及第後方還開之乃是紙焉

出廣異記

賀蘭進明

唐賀蘭進明爲狐所婚每到時節狐新婦恒至京宅通起居兼持賀遺及問信家人或有見者狀貌甚美至五月五日自進明已下至其僕隸皆有續命家人以爲不祥多焚其物狐悲泣云此並真物奈何焚之其後所得遂以克用後家人有就求漆背金花鏡者入人家偷鏡挂項緣牆行爲主人家擊殺自爾怪絕焉出廣異記

崔昌

唐崔昌在東京莊讀書有小兒顏色殊異來止庭中久之漸升階坐昌牀頭昌不之顧乃以手卷昌書昌徐問汝何人斯來何所欲小兒云本好讀書慕君學問爾昌不之却常問文義甚有理經數月日暮忽扶一老人乘醉至昌所小兒暫出老人醉吐

人之爪髮等昌甚惡之昌素有所特利劍因斬斷頭成一老狐頃之小兒至大怒云君何故無狀殺我家長我豈不能殺君但以舊恩故爾大罵出門自爾乃絕出廣異記

長孫甲

唐坊州中部縣令長孫甲者其家篤信佛道異日齋次舉家見文殊菩薩乘五色雲從日邊下須臾至齋所簷際凝然不動合家禮敬懇至久之乃下其家前後供養數十日唯其子心疑之入方求道士爲設禁遂擊殺狐令家奉馬一匹錢五十千後數十日復有菩薩乘雲來至家人敬禮如故其子復延道士禁呪如前盡十餘日菩薩問道士法術如何答曰已盡菩薩云當決一頓因問道士汝讀道經知有狐剛子否答云知之菩薩云狐剛子者卽我是也我得仙來已三萬歲汝爲道士當修清淨何

事殺生且我子孫為汝所殺寧宜活汝耶因杖道士一百畢謂  
令曰子孫無狀至相勞擾慚愧何言當令君永無災橫以此相  
報顧謂道士可即還他馬及錢也言訖飛去出廣異記

王老

唐睢陽郡宋王冢旁有老狐每至衙日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  
坐冢上狗列其下東都王老有雙犬能咋魅前後殺魅甚多宋  
人相率以財雇犬咋狐王老牽犬往犬乃逕詣諸犬之下伏而  
不動大失宋人之望今世人有不了其事者相戲云取睢陽野  
狐犬出廣異記

劉象愛

唐劉全白說云其乳母子象愛少時好夜中將網斷道取野猪  
及狐狸等全白莊在岐下後一夕象於莊西數里下網已伏網

中以伺其至暗中聞物行聲覘見一物伏地窺網因爾起立變  
成緋裙婦人行而違網至愛前車側忽捉一鼠食愛連呵之婦  
人忙遠入網乃棒之致斃而人形不改愛反疑懼恐或是人因  
和網沒漚麻池中夜還與父母議及明舉家欲潛逃去愛竊云  
寧有婦人食生鼠此必狐耳復往麻池視之見婦人已活因以  
大斧自腰後斫之便成者狐愛大喜將還村中有老僧見狐未  
死勸令養之云狐口中媚珠若能得之當為天下所愛以繩縛  
狐四足又以大籠罩其上養數日狐能食僧用小甌口窄者埋  
地中令口與地齊以雨截猪肉炙於甌中狐愛炙而不能得但  
以口屬甌候炙冷復下雨嚮狐涎沫久之炙與甌滿狐乃吐珠  
而死珠狀如碁子通圓而潔愛每帶之大為其夫所貴出廣異記

王黯

王黯者結婚崔氏唐天寶中妻父士同為沔州刺史黯隨至江夏為狐所媚不欲渡江發狂大叫恒欲赴水妻屬惶懼縛黯著牀檻上舟行半江忽爾欣笑至岸大喜曰本謂諸女郎輩不隨過江今在州城上復何慮也士同蒞官便求術士左右言州人能射狐者士同延至入令堂中悉施牀席寘黯於屋西北隙家人數十持更迭守已於堂外別施一牀持弓矢以候狐至三夕忽云諸人得飽睡已否適已中狐明當取之眾以為狂而未之信及明見窻中有血眾隨血去入大坑中草下見一牝狐帶箭垂死黯妻燒狐為灰服之至盡自爾得平復後為原武縣丞在廳事忽見老狐奴婢詣黯再拜云是大家阿嬭往者娘子枉為崔家殺害翁婆追念未嘗離口今欲將小女更與王郎續親故令申意兼取吉日成納黯甚懼辭以厚利萬計料理遽出羅錦

十餘匹於通衢焚之老奴乃謂其婦云天下美丈夫亦復何數安用王家老翁為女壻言訖不見出廣異記

袁嘉祚

唐寧王傳袁嘉祚年五十應制授垣縣縣丞門素凶為者盡死嘉祚到官而丞宅數任無人居屋宇摧殘荆棘克塞嘉祚剪其荆棘理其墻垣坐廳事中邑老吏人皆懼勸出不可既而魅夜中為怪嘉祚不動伺其所入明日掘之得狐狐老矣兼子孫數十頭嘉祚盡烹之次至老狐狐乃言曰吾神能通天預知休咎願置我能益於人今此宅已安捨我何害嘉祚前與之言備告其官秩又曰願為耳目長在左右乃免狐後祚如狐言秩滿果遷數年至御史狐乃去出紀

李林甫

太平廣記 卷四百五十一 四 羅子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嘗退朝坐於堂之前軒見一玄狐其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馳至庭顧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數日每晝坐輒有一玄狐出焉其歲林甫籍沒

出宣室志

### 孫甌生

唐道士孫甌生本以養鷹爲業後因放鷹入一窟見狐數十枚讀書有一老狐當中坐迭以傳授甌生直入奪得其書而還明日有十餘人持金帛詣門求贖甌生不與人云君得此亦不能解用之若寫一本見還當以口訣相授甌生竟傳其法爲世術士狐初與甌生約不得示人若違者必當非命天寶末玄宗固就求之甌生不與竟而伏法

出廣異記

### 王璿

唐宋州刺史王璿少時儀貌甚美爲北狐所媚家人或有見者丰姿端麗雖僮幼遇之者必斂容致敬自稱新婦抵對皆有理由是人樂見之每至端午及佳節悉有贈儀相送云新婦上某郎某娘續命衆人笑之然所得甚衆後璿職高狐乃不至蓋某祿重不能爲怪

出廣異記

### 李磨

東平尉李磨初得官自東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故人賣胡餅爲業其妻姓鄭有美色李目而悅之因宿其舍留連數日乃以十五千轉索胡婦既到東平寵遇甚至性婉約多媚黠風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於音聲特究其妙在東平三歲有子一人其後李克租綱入京與鄭同還至故城大會鄉里飲宴累十餘日李催發數四鄭固稱疾不起李亦憐而從之又十餘日不獲

已事理須去行至郭門忽言腹痛下馬便走勢疾如風李與其僕數人極騁追不能及便入故城轉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拾復逐之垂及因入小穴極聲呼之寂無所應戀結悽愴言發淚下會日暮村人為草塞穴口還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無所見乃以火燻久之村人為掘深數丈見牝狐死穴中衣服脫卸如蛻脚上著錦襪李歎息良久方埋之歸店取獵犬噬其子子略不驚怕便將入都寄親人家養之輸納畢復還東京婚於蕭氏蕭氏常呼李為野狐壻李初無以答一日晚李與蕭携手歸房狎戲復言其事忽聞堂前有人聲李問阿誰夜來答曰君豈不識鄭四娘耶李素所鍾念者聞其言遽欣然躍起問鬼乎人乎答云身即鬼也欲近之而不能四娘因謂李人神道殊賢夫人何至數相謾罵且所生之子遠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

給衣食豈不念乎宜早為撫育九泉無恨也若夫人云云相侮又小兒不收必將為君之患言畢不見蕭遂不復敢說其事唐天寶末子年十餘甚無恙出廣異記

李揆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為中書舍人嘗一日退朝歸見一白狐在庭中搗練石上命侍僮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於揆門者因話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至明日果選禮部侍郎出宣室志

宋溥

宋溥者唐大曆中為長城尉自言幼時與其黨暝投野狐數夜不獲後因月夕復為其事見一鬼戴笠騎狐唱獨盤子至投所狐欲入投鬼乃以手搭狐頰因而復迴如是數四其後夕溥復下投伺之鬼又乘狐兩小鬼引前往來投所溥等無所獲而止

有談衆者亦云幼時下扱忽見一老人扶杖至已所止樹下仰問樹上是何人物衆時尚小甚惶懼其兄因怒罵云老野狐何敢如此下樹逐之狐遂變走出廣異記

僧晏通

晉州長寧縣有沙門晏通修頭陀法將夜則必就藜林亂塚寓宿焉雖風雨露雪其操不易雖魑魅魍魎其心不搖月夜棲於道邊積骸之左忽有妖狐踉蹌而至初不虞晏通在樹影也乃取髑髏安於其首遂搖動之儻振落者即不再顧因別選焉不四五遂得其一爰然而綴乃褰擷木葉草花障蔽形體隨其顧盼即成衣服須臾化作婦人綽約而去乃於道右以伺行人俄有促馬南來者妖狐遙聞則慟哭于路過者駐騎問之遂對曰我歌人也隨夫入奏今曉夫為盜殺掠去其財伶俜孤遠思願

北歸無由致脫能收採當誓微軀以執婢役過者易定軍人也即下馬熟視悅其都冶詞意叮嚀便以後乘挈行焉晏通遽出謂曰此妖狐也君何容易因舉錫杖叩狐腦髑髏應手即墜遂復形而竄焉出集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五十一



太平廣記 卷第四百五十二 狐六 七 百三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五十二

狐六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任氏 李萇

任氏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崧第九信安王禕之外孫少落拓好飲酒其從父妹壻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於妻族與崧相得遊處不間唐天寶九年夏六月崧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崧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矐矐意有所受鄭子戲之曰美豔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

太平廣記

卷第四百五十二

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為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噤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於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繫驢於門置帽於鞍始見婦人年三十餘與之承迎卽任氏姊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更粧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艷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既行及里門門尙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憇其簾下坐以候鼓因與主人言鄭子指宿所以問之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墮墉棄地無第宅也

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蓊荒及廢圃耳既歸見釜釜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艷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後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耻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恐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光彩艷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鄭子請之與敘歡對曰凡某之流爲人惡忌者非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

已以奉巾櫛鄭子許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於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崙伯叔從役於四方三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崙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其以備用崙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絕也崙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惠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崙迎問之有脫文有乎又問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崙姻族廣矣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崙遍止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崙之內妹穠艷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崙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崙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

汲水澡頸巾首膏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崙入門見小僮擁篲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於小僮小僮笑曰無之崙周視室內見紅裳出於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於扇間崙別出就明而觀之殆過於所傳矣崙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崙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從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崙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抗拒而神色慘變崙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崙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愜者唯某而已恐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爲公所繫耳若糠糗可給不當至是崙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斂衽

太平廣記 卷四十五  
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峯相視哈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  
牲餼皆峯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舉步不常所止峯  
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峯愛  
之重之無所怪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愛已因言以  
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顧以陋質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負鄭  
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  
爲人寵媵以是長安狹斜悉與之通或有妹麗悅而不得者爲  
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峯曰幸甚鄜中有鬻衣之婦曰張  
十五娘者肌體凝潔峯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  
姊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  
以展効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峯曰昨者  
寒食與二三子遊於千福寺見刀將軍緬張樂於殿堂有善吹

笙者年二入雙鬟垂耳嬌姿艷絕當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  
其母卽妾之內姊也求之可也峯拜於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  
刀家月餘峯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縑以爲賂峯依給焉後二  
日任氏與峯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迓任氏任氏聞召笑  
謂峯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  
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從就爲吉及視疾  
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  
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偪狹勤請而後許乃  
輦服玩并其母偕送于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峯以  
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由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  
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於人護  
錢六千任氏曰鬻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人居之鄭子如

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者青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昆弟皆  
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  
鄭子乃賣之有疇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苦而貴買此  
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萬  
五千也不與曰非三萬不鬻其妻昆弟聚而詬之鄭子不獲已  
遂賣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  
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  
所獲尚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  
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於釜釜將買全綵  
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釜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見任  
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釜曰此必天人貴戚爲郎所竊且非  
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於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

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  
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而夜寢  
於內多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  
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遲歸鄭子懇請任  
氏愈不可鄭子乃求釜資助釜與更勸勉且詰其故任氏良久  
曰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鄭子甚惑也不思其  
他與釜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儻巫  
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  
不得已遂行釜以馬借之出祖於臨臯揮袂別去信宿至馬嵬  
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  
西門圍人教獵狗於洛川已旬日矣適值於道蒼犬騰出於草  
間鄭子見任氏歛然墜於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

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爲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  
削木爲記迴觀其馬嚙草於路隅衣服悉委於鞍上履襪猶懸  
於鐙間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  
子還城崆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泫然對曰歿矣崆  
聞之亦慟相持於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爲犬所害崆曰犬雖  
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崆駭曰非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崆驚  
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慟而  
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其後鄭子爲總監使家  
甚富有楹馬十餘匹年六十五卒大曆中沈既濟居鍾陵嘗與  
崆遊屢言其事故最詳悉後崆爲殿中侍御史兼隴州刺史遂  
歿而不返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焉遇暴不失節徇人以至死  
雖今婦人有不如者矣惜鄭生非精人徒悅其色而不徵其情

性向使淵識之士必能採變化之理察神人之際著文章之美  
傳要妙之情不止於賞翫風態而已惜哉建中二年既濟自左  
拾遺於金吾將軍裴冀京兆少尹孫成戶部郎中崔需右拾遺  
陸淳皆適居東南自秦徂吳水陸同道時前拾遺朱放因旅遊  
而隨焉浮潁涉淮方舟泝流晝讌夜話各徵其異說衆君子聞  
任氏之事共深歎駭因請既濟傳之以志異云沈既濟撰

李萇

唐天寶中李萇爲絳州司士攝司戶事舊傳此闕素凶廳事若  
有小孔子出者司戶必死天下共傳司戶孔子萇自攝職便處  
此廳十餘日兒年十餘歲如廁有白裙婦人持其頭將上牆人  
救獲免忽不復見萇大怒罵空中以瓦擲中萇手表弟崔氏爲  
本州叅軍是日至萇所言此野狐耳曲沃饒鷹犬當大致之俄

又擲糞於崔杯中後數日犬至甚大獵獲狡狐數頭懸於簷上  
 夜中聞簷上呼李司士云此是狐婆作祟何以枉殺我孃兒欲  
 就司士一飲明日可具觴相待甚云已正有酒明早來及明酒  
 具而狐至不見形影具聞其言甚因與交杯至狐其酒翕然而  
 盡狐累飲三斗許甚唯飲二升忽言云今日醉矣恐失禮儀司  
 士可罷狐婆不足憂矣明當送法禳之翌日甚將入衙忽聞簷  
 上云領取法尋有一團紙落甚便門視中得一帖令施燈心席  
 席後乃書符符甚備甚依行之其怪遂絕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五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五十三

狐七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王生

李自良

李令緒

裴少尹

杭州有王生者建中初辭親之上國收拾舊業將投於親知求  
 一官耳行至圃田下道尋訪外家舊莊日晚栢林中見二野狐  
 倚樹如人立手執一黃紙文書相對言笑旁若無人生乃叱之  
 不為變動生乃取彈因引滿彈之且中其執書者之目二狐遺  
 書而走王生遽往得其書纔一兩紙文字類梵書而莫究識遂  
 緘於書袋中而去其夕宿於前店因話於主人方訝其事忽有  
 一人攜裝來宿眼疾之甚若不可忍而語言分明聞王之言曰  
 大是異事如何得見其書王生方將出書主人見患眼者一尾

垂下牀因謂生曰此狐也王生遽收書於懷中以手摸刀逐之則化爲狐而走一更後復有人扣門王生心動曰此度更來當與刀箭敵汝矣其人隔門曰爾若不還我文書後無悔也自是更無消息王生祕其書緘膝甚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謁之事期方賒緩卽乃典貼舊業田園卜居近坊爲生生之計月餘有一僮自杭州而至縷裳入門手執凶計王生迎而問之則生已下家難矣數日聞慟生因視其書則母之手字云吾本家秦不願葬於外地今江東田地物業不可分毫破除但都下之業可一切處置以資喪事備具皆畢然後自來迎節王生乃盡貨田宅不候善價得其資備塗芻之禮無所欠少旣而復篋昇東下以迎靈輦及至揚州遙見一船子上有數人皆喜笑歌唱漸近視之則皆王生之家人也意尚謂其家貨之今屬他人矣須臾

又有小第妹牽簾而出皆綠服笑語驚怪之際則其家人船上驚呼又曰郎君來矣是何服飾之異也王生潛令人問之乃聞其母驚出生遽毀其縷經行拜而前母迎而問之其母駭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遺書乃一張空紙耳母又曰吾所以來此者前月得汝書云近得一官令吾盡貨江東之產爲入京之計今無可歸矣及母出王生所寄之書又一空紙耳王生遂發便入京盡毀其凶喪之具因鳩集餘資自淮却扶侍且往江東所有十無一二纔得數間屋至以庇風雨而已有弟一人別且數歲一旦忽至見其家這敗落因徵其由王生具話本末又述妖狐事曰但應以此爲禍耳其弟驚嗟因出妖狐之書以示之其弟纔執其書退而置於懷中曰今日還我天書言畢乃化作

一狐而去

出靈怪錄



李自良

唐李自良少在兩河間落拓不事生業好鷹鳥常竭囊貨爲韝  
繼之用馬燧之鎮太原也募以能鷹犬從禽者自良卽詣軍門  
自上陳自良質狀驍健燧一見悅之置於左右每呼鷹逐獸未  
嘗不愜心快意焉數年之間累職至牙門大將因從禽縱鷹逐  
一狐狐挺入古壙中鷹相隨之自良卽下馬乘勢跳入壙中深  
三文許其間朗明如燭見塼場上有壞棺復有一道士長尺餘  
執兩紙文書立於棺上自良因掣得文書不復有他物矣遂臂  
鷹而出道士隨呼曰幸留文書當有厚報自良不應乃視之其  
字皆古篆人莫之識明且有一道士儀狀風雅詣自良自良曰  
仙師何所道士曰某非世人以將軍昨日逼奪天符也此非將  
軍所宜有若見還必有重報自良固不與道士因屏左右曰將

軍裨將耳某能三年內致本軍政無乃極所願乎自良曰誠如  
此願亦未可信如何道士卽超然奮身上騰空中俄有仙人絳  
節玉童白鶴徘徊空際以迎接之須臾復下謂自良曰可不見  
乎此豈是妄言者耶自良遂再拜持文書歸之道士喜曰將軍  
果有福祚後年九月內當如約矣於時貞元二年也至四年秋  
馬燧入覲太原耆舊有功大將官秩崇高者十餘人從焉自良  
職最卑上問太原北門重鎮誰可代卿者燧昏然不省唯記自  
良名氏乃奏曰李自良可上曰太原將校當有耆舊功勳者自  
良後輩素所未聞卿更思量燧倉卒不知所對又曰以臣所見  
非自良莫可如是者再三上亦未之許燧出見諸將愧汗洽背  
私誓其心後必薦其年德最高者明日復問竟誰可代卿燧依  
前昏迷唯記舉自良上曰當俟議定於宰相耳他日宰相入對

上問馬燧之將孰賢宰相愕然不能知其餘亦皆以自良對之  
乃拜工部尚書太原節度使也

出河東記

### 李令緒

李令緒卽兵部侍郎李紆堂兄其叔選授江夏縣丞令緒因往  
覲叔及至坐久門人報云某小娘子使家人傳語喚入見一婢  
甚有姿態云娘子參拜兄嫂且得令緒遠到丞妻亦傳語云娘  
子能來此看見姪否又云妹有何飲食可致之婢去後其叔謂  
令緒曰汝知乎吾與一狐知聞逾年矣須臾使人齎大食器至  
黃衫奴昇并向來傳語婢同到云娘子續來俄頃間乘四鐙金  
飾輦僕從二十餘人至門丞妻出迎見一婦人年可三十餘雙  
梳雲髻光彩可鑒婢等皆以羅綺異香滿宅令緒避入其婦升  
堂坐訖謂丞妻曰令緒既是子姪何不出來令緒聞之遂出拜

謂曰我姪真大人君子之風坐良久謂令緒曰觀君甚長厚心  
懷中應有急難於衆人令緒亦知其故談話盡日辭去後數來  
每至皆有珍饌經半年令緒擬歸東洛其姑遂言此度阿姑得  
令緒心矣阿姑緣有厄擬隨令緒到東洛可否令緒驚云行李  
貧迫要致車乘計無所出又云但許阿姑家事假車乘只將女  
子兩人并向來所使婢金花去阿姑事令緒應知不必言也但  
空一衣籠令逐馳家人每至關津店家卽略開籠阿姑暫過歇  
了開籠自然出行豈不易乎令緒許諾及發開籠見三四黑影  
入籠中出入不失前約至東都將到宅令緒云何處可安置金  
花云娘子要於倉中甚便令緒卽掃灑倉密爲都置唯逐馳奴  
知之餘家人莫有知者每有所要金花卽自來取之阿姑時時  
一見後數月云厄已過矣擬去令緒問云欲往何處阿姑云胡

齊除豫州刺史緣二女成長須有匹配今與渠處置令緒明年  
合格臨欲選家貧無計乃往豫州及入境見榜云我單門孤立  
亦無親表恐有擅託親故妄索供擬即獲時申報必當科斷往  
來商旅皆傳胡使君清白干謁者絕矣令緒以此懼進退久之  
不獲已乃潛入豫州見有人叅謁亦無所得令緒便投刺史君  
即時引入一見極喜如故人云雖未奉見知公有急難久佇光  
儀來何晚也即授館供給頗厚一州云自使君到未曾有如此  
每日入宅歡讌但論時事亦不言他經月餘令緒告別璿云即  
與處置路糧克選待之費便集縣令曰璿自到州不曾有親故  
擾李令緒天下俊秀某平生永展奉昨一見知是丈夫以此重  
之諸公合見耳今請赴選各須與致糧食無令輕尠官吏素畏  
其威自縣令已下贈絹無數十匹已下者令緒獲絹千疋仍備

行裝又留宴別令緒因出戟門見別有一門金花自內出云娘  
子在山亭院要相見及入阿姑已出喜盈顏色曰豈不能待嫁  
二女又云令緒買得甘子不與令姑太慳也令緒驚云實買得  
不敢特送笑云此戲言耳君所買者不堪阿姑自有上者與令  
緒將去命取之一一皆大如拳既別又喚令緒迴云時方艱難  
所將絹帛行李恐遇盜賊爲之奈何乃曰借與金花將去但有  
事急一念金花即當無事令緒行數日果遇盜五十餘人令緒  
恐懼墜馬忽思金花便見精騎三百餘人自山而來軍容甚盛  
所持器械光可以鑿殺賊略盡金花命騎士却掣馳仍處分兵  
馬好去欲至京路店宿其主人女病云是妖魅令緒問主人曰  
是何疾答云似有妖魅歷諸醫術無能暫愈令緒云治却何如  
主人珍重辭謝乞相救但得校損報效不輕遂念金花須臾便

至具陳其事略見女之病乃云易也遂結一壇焚香爲呪俄頃  
有一狐甚疥癩縛至壇中金花決之一百流血遍地遂逐之其  
女便愈及到京金花辭令緒令緒云遠勞相送無可贈別乃致  
酒饌飲酣謂曰旣無形跡亦有一言得無難乎金花曰有事但  
言令緒云願聞阿姑家事來由也對曰娘子本某大守女其叔  
父昆弟與令緒不遠嫁爲蘇氏妻遇疾終金花是從嫁後數月  
亦卒故得在娘子左右天帝配娘子爲天狼將軍夫人故有神  
通金花亦承阿郎餘蔭胡使君卽阿郎親子姪昨所治店家女  
其狐是阿郎門側役使此輩甚多金花能制之云銳騎救難者  
是天兵金花要換不復多少令緒謝之云此何時當再會金花  
云本以姻緣運合只到今日自此姻緣斷絕便當永辭令緒惆  
悵良久傳謝阿姑千萬珍重厚與金花贈遺悉不肯受而去胡

璿後歷數州刺史而卒

出騰聽  
異志錄一

裴少尹

唐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餘歲聰敏有文學  
風貌明秀裴君深念之後被病旬日益甚醫藥無及裴君方求  
道術士用呵禁之冀瘳其苦有叩門者自稱高氏子以符術爲  
業裴卽延入令視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爲耳然某  
有術能愈之卽謝而祈焉生遂以符術考召近食頃其子忽起  
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謂高生爲真術士具食飲已而厚贈緡  
帛謝遣之生曰自此當日日來候耳遂去其子他疾雖愈而神  
魂不足往往狂語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卽以此且祈  
之生曰此子精魄已爲妖魅所擊今尚未還耳不旬日當間幸  
無以憂裴信之居數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

去妖魅疾來謁裴與語謂裴曰聞君愛子被病且未瘳願得一見矣裴卽使見其子生大驚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當加甚耳裴君因話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爲狐乃坐方設席爲呵祭高生忽至旣入大罵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於室內耶卽爲病者耳王見高來又罵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爲他術考召哉二人紛然相詬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駭異忽有一道士至門私謂家僮曰聞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視鬼汝但告請入謁家僮馳白裴君出話其事道士曰易與耳入見二人二人又詬曰此亦妖狐女得爲道士惑人道士亦罵之曰狐當還郊野墟墓中何爲撓人乎旣而閉戶相鬪毆數食頃裴君益恐其家憧惶惑計無所出及暮闐然不聞聲開視三狐皆仆地而喘不能動矣裴君盡鞭殺之其子後旬月乃愈矣

出宣室志 卷第四百五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五十四

狐八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張簡棲

薛夔

計真

劉元鼎

張立本

姚坤

尹瑗

韋氏子

張簡棲

南陽張簡棲唐貞元末於徐泗間以放鷹爲事是日初晴鷹擊擊不中騰冲入雲路簡棲望其蹤與徒從分頭逐覓俄至夜可一更不覺至一古墟之中忽有火燭之光迫而前乃一塚穴中光明耳前覘之見狐憑几尋讀冊子其旁有羣鼠益湯茶送果粟皆人拱手簡棲怒呵之狐驚之收拾冊子入深黑穴中藏簡棲以鷹竿挑得一冊了乃一四簡更宅外聞人叫索冊子聲出

寬卽無所見至明皆失所在自此夜夜來索不已簡樓深以爲異因攜冊子入郭欲以示人往去郭可三四里忽逢一知己相揖問所往簡樓乃取冊子話狐狀前人亦驚笑接得冊子便鞭馬疾去廻顧簡樓曰謝以冊子相還簡樓逐之轉急其人變爲狐馬變爲羣不可及廻車入郭訪此宅知已元在不出方知狐來奪之其冊子裝束一如人者紙墨亦同皆狐書不可識簡樓猶錄得頭邊三數行以示人今列于後 缺文

薛夔

貞元末疏衛將軍薛夔寓居永寧龍興觀之北多妖狐夜則縱橫途人不已夔舉家驚恐莫知所如或謂曰妖狐最憚獵犬西鄰李太尉第中鷹犬頗多何不假其駿異者向夕以待之夔深以爲然卽詣西鄰子弟具述其事李氏喜聞羈三犬以付焉是

夕月明夔縱犬與家人輩密覘之見三犬皆被羈勒三狐跨之奔走庭中東西南北靡不如意及曉三犬困殆寢而不食纔暝復爲乘跨廣庭蹴踔犬稍留滯鞭策備至夔無奈何竟徙焉出集

計真

唐元和中計真家僑青齊間嘗西遊長安至陝真與陝從事善是日將告去從事留飲酒至暮方與別及行未十里遂九然墮馬而二僕驅其衣囊前去矣及真醉寤已曛黑馬亦先去因顧道左小逕有馬溺卽往尋之不覺數里忽見朱門甚高槐柳森然真旣亡僕馬悵然遂叩其門已扃鍵有小童出視真卽問曰此誰氏居曰李外郎別墅真請入謁僮遽以告之頃之令人請客入息小賓館卽引入門其左有賓位甚清敞所設屏障皆

古山水及名畫圖經籍茵榻之類率潔而不華真坐久之小僮  
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約五十朱紱銀章儀狀甚偉與  
生相見揖讓而坐生因具述從事故人留飲酒道中沈醉不覺  
曛黑僕馬俱失願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慮此卑隘不可安貴  
客寧有間耶真媿謝之李又曰某嘗從事於蜀尋以疾罷去今  
則歸休於是矣因與議語甚敏博真頗慕之又命家僮訪真僕  
馬俄而皆至卽舍之旣而設饌共食食竟飲酒數盃而寐明日  
真晨起告去李曰願更得一日侍歡笑生感其意卽留明日乃  
別及至京師居月餘有款其門者自稱進士獨孤沼真延坐與  
語甚應辯且謂曰某家子陝西來過李外郎談君之美不暇  
且欲與君爲姻好故令某奉謁話此意君以爲何如喜而諾之  
沼曰某今還陝君東歸當更訪外郎且謝其意也遂別去後旬

月生還詣外郎別墅李見直至大喜生卽話獨孤沼之言因謝  
之李遂留生十日就禮妻色甚姝且聰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  
妻挈歸青齊自是李君音耗不絕生奉道每晨起閱黃庭內景  
經李氏常止之曰君好道寧如秦皇漢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  
秦皇漢武乎彼二人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財以學神  
仙尚崩於沙丘葬於茂陵况君一布衣而乃惑於求仙耶真叱  
之乃終卷意其知道者亦不疑爲他類也後歲餘真挈家調選  
至陝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來京師明年秋授兗州參軍李氏  
隨之官數年罷秩歸齊魯又十餘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質姿貌  
皆居衆人先而李容色端麗無殊少年時生益鍾念之無何被  
疾且甚生奔走醫巫無所不至終不愈一旦屏人握生手嗚咽  
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恐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寬罪宥矣

使得盡言已歔歔不自勝生亦爲之泣固慰之乃曰一言誠自知受責於君願九稚子猶在以爲君累尚感一發口且妾非人間人天命當與君偶得以狐狸賤質奉箕帚二十年未嘗纖芥獲罪權以他類貽君憂一女子血誠自謂竭盡今日求去不敢以妖幼餘氣託君念稚弱滿眼皆世間人爲嗣續及某氣盡願少念弱子心無以枯骨爲讐得全支體埋之土中乃百生之賜也言終又悲慟淚百行下生驚悅傷感咽不能語相對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臥食頃無聲生遂發被見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爲之斂葬之制皆如人禮訖生徑至陝訪李氏居墟墓荆棘間無所見惆悵還家居歲餘七子二女相次而卒視其骸皆人也而終無惡心

出宜室志

### 劉元鼎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爲怪必戴髑髏拜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爲人矣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食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於球場縱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跨巨犬至皆弭環守之狐良久緩跡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命捕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有符有醮日可以洞達陰

陽出酉陽雜俎

### 張立本

唐丞相牛僧孺在中書草場官張立本有一女爲妖物所魅其妖來時女卽濃粧盛服於閨中如與人語笑其去卽狂呼號泣不已久每自稱高侍郎一日忽吟一首云危冠廣袖楚

官粧獨步



閒庭逐夜涼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立本乃隨口  
抄之立本與僧法舟爲友至其宅遂示其詩云某女少不曾讀  
書不知因何而能舟乃與立本兩粒丹令其女服之不旬日而  
疾自愈其女說云宅後有竹叢與高錯侍郎墓近其中有野狐  
窟穴因被其魅服丹之後不聞其疾再發矣

出會昌  
解頤錄

### 姚坤

大和中有處士姚坤不求榮達常以釣漁自適居於東洛萬安  
山南以琴尊自怡其側有獵人常以網取狐兔爲業坤性仁恒  
收贖而放之如此活者數百坤舊有莊質於嵩嶺菩提寺坤持  
其價而贖之其知莊僧惠沼行兇率常於閭處鑿井深數丈投  
以黃精數百斤求人試服觀其變化乃飲坤大醉投於井中以  
磴石咽其井坤及醒無計躍出但饑茹黃精而已如此數日夜

忽有人於井口召坤姓名謂坤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孫不少  
故來教君我狐之通天者初穴於塚因上窺乃窺天漢星辰有  
所慕焉恨身不能奮飛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覺飛出躡虛駕雲  
登天漢見仙官而禮之君但能澄神泯慮注盼玄虛如此精確  
不三旬而自飛出雖窺之至微無所礙矣坤曰汝何據耶狐曰  
君不聞西昇經云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言訖而去坤  
信其說依而行之約一月忽能跳出於磴孔中遂見僧大駭視  
其井依然僧禮坤詰其事坤告曰但於中餌黃精一月身輕如  
神自能飛出窺所不礙僧然之遣弟子以索墜下約弟子一月  
後來窺弟子如其言月餘來窺僧已斃於井耳坤歸旬日有女  
子自稱天桃詣坤云是富家女誤爲年少誘出失蹤不可復返  
願持箕帚坤見之妖麗冶容至于篇什等禮俱能精至坤亦念

之後坤應制挈天桃入京至盤豆館天桃不樂取筆題竹簡爲  
詩一首曰鈴華久御向人間欲捨鈴華更慘顏縱有青丘今夜  
月無因重照舊雲鬟吟諷久之坤亦矍然忽有曹牧遣人執良  
犬將獻裴度入館犬見天桃怒目掣鎖躡步上階天桃亦化爲  
狐跳上犬背抉其目犬驚騰號出館望荆山而竄坤犬駭逐之  
行數里犬已斃狐卽不知所之坤惆悵悲惜盡日不能前進及  
夜有老人挈美醞詣坤云是舊相識旣飲坤終莫能達相識之  
由老人飲罷長揖而去云報君亦足矣吾孫亦無恙遂不見坤  
方悟狐也後寂無聞矣出傳記

尹瑗

尹瑗者嘗舉進士不中第爲太陽普原尉旣罷秩退居郊野以  
文墨自適忽一日有白衣丈夫來謁自稱吳興朱氏子早歲嗜

學竊聞明公以文業自負願質疑於執事無見拒瑗卽延入與  
語且徵其說云家僑嵐川早歲與御史王君皆至北門今者寓  
跡於王氏別業累年自此每四日輒一來甚敏辯縱橫詞意典  
雅瑗深愛之瑗因謂曰吾子機辯玄奧可以從郡國之遊爲公  
侯高客何乃自取沈滯隱跡叢莽生曰余非不願謁公侯且懼  
旦夕有不虞之禍瑗曰何爲發不祥之言乎朱曰某自今歲來  
夢十有窮盡之兆瑗卽以詞慰諭之生頗有愧生後至重陽日  
有人以濃醞一瓶遺瑗朱生亦至因以酒飲之初辭以疾不敢  
飲已而又曰佳節相遇豈敢不盡主人之歡耶卽引滿而飲食  
頃大醉告去未行數十步忽仆于地化爲一老狐酩酊不能動  
矣瑗卽殺之因訪王御史別墅有老農謂瑗曰王御史并之禪  
將往歲戍於嵐川爲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於村北數十步

即命家僮尋御史墓果有穴瑗後為御史竊話其事時唐太和初也山宣室志

韋氏子

杜陵韋氏子家于韓城有別墅在邑北十餘里開成十年秋自邑中遊焉日暮見一婦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來謂韋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貧今為里胥所辱將訟于官幸吾子紙筆書其事妾得以執詣邑冀雪其耻韋諾之婦人即揖韋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卮曰瓢中有酒願與吾子盡醉於是注酒一飲韋韋方舉卮會有獵騎從西來引數犬婦人望見即東走數十步化為一狐韋大恐視手中卮乃一罽醜酒若牛溺之狀韋因病熱月餘方瘳山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五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五十五

狐九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張直方

張謹

咎規

狐龍

滄渚民

民婦

張直方

唐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抗表請修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蒞燕土燕民世服其恩禮燕臺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紈之中據方嶽之上未嘗以民間休感為意而酣酒于室淫獸于原巨賞狎於皮冠厚寵集於綠幘暮年而三軍大怒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為其計者乃盡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衛大將軍而直方飛蒼走黃莫親微道之職往

太平廣記

卷四百五十五

往設置罟於通道則犬彘無遺滅獲有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輦轂之下不可專戮其母曰尚有尊於我子者耶其僭軼可知也於是諫官列狀上請收付廷尉天子不忍寘于法乃降爲燕王府司馬俾分務洛師焉直方至東都既不自新而慢遊愈極洛陽四旁翫者攫者見皆識之必羣噪長嗥而去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也雖薄涉儒術而數不中春官選乃退遊于山川之上以擊鞠揮觴爲事遨遊於南鄰北里間至是有紹介於直方者直方延之覩其利喙贍辭不覺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僦舍無煙愁雲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畋也謂知古曰能相從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難色直方顧非僮曰取短皂袍來請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聯轡而去出長夏門則微霰初零由闕

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之陰麓而韝弋之獲甚夥傾羽觴燒兔肩殊不覺有嚴冬意及霰開雪霽日將夕焉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須臾雀噪煙暝莫知所如隱隱聞洛城暮鐘但彷徨於樵徑古陌之上俄而山川暗然若一鼓將半長望間有炬火甚明乃依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餘里至則喬林交柯而朱門中開皓壁橫亘真北闕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馬將徙倚以待且無何小駟頓轡闈者覺之隔闔而問阿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日有友人將歸于崆峒舊隱者僕餞之伊水濱不勝離觴既摻袂馬逸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遲明將去幸無見讓闈曰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莊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隨計吏西征此唯闈闈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

去留請聞于內知古雖怵惕不寧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拱  
立以俟少頃有秉密炬自內至者振管闢扉引保母出知古前  
拜仍述厥由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不在家於禮無延客  
之道然僻居與山藪接眈豺狼所嗥若固相拒是見溺而不援  
也請舍外廳翌日可去知古辭謝從保母而入過重門側聽所  
樂樞宏敞帷幕鮮華張銀燈設綺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復陳  
方丈之饌豹胎魴腴窮水陸之美者保母亦時來相勉食畢保  
母復問知古世嗣官族及內外姻黨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  
裳令胄金玉奇標既富春秋又潔操履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  
君以鍾愛稚女將及笄年常託媒妁爲求佳對久矣今夕何夕  
獲邁良人潘楊之睦可遵鳳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  
古斂容曰僕文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室家爲望唯泥塗是憂不

謂寵及迷津慶逢子夜聆清音於魯館逼佳氣於秦臺二客遊  
神方茲莫計三星委照唯恐不揚儻獲託彼彊宗睠以嘉偶則  
平生所志畢在斯乎保母喜譁浪而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曰  
兒自移天崔門實秉懿範奉蘋蘩之敬知琴瑟之和唯以稚女  
是懷思配君子既辱高義乃叶夙心上京飛書路且不遙百兩  
陳禮事亦非僭忻慰孔多傾矚而已知古罄折而答曰某虫沙  
微類分及湮淪而鐘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  
企鳧趨唯待休吉知古復拜保母戲曰他日錦雉之衣欲解青  
鸞之匣全開貌如月暈室若雲迷此際頗相念否知古謝曰以  
凡近仙自地登漢不有所舉孰能自媒謹當銘彼襟靈志之紳  
帶期於沒齒佩以周旋復拜時則月沈當庭實爲良夜保母請  
知古脫服以休既解麻衣而阜袍見保母誚曰豈有縫掖之士

而服短後之衣耶知古謝曰此乃假之於與所遊熟者固非已  
 有又問所從答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毋忽驚叫什  
 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顧而走入宅遙聞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  
 乃張直方之徒也復聞夫人音叱曰火急逐出無啓寇讎於是  
 婢子小豎輩羣從乘猛炬曳白梃而登階知古僮僕趨於庭中  
 四顧遂謝詈言狎至僅得出門纔出已橫關闔扉猶聞誼譁未  
 已知古愕立道左自歎久之將隱積垣乃得馬於其下遂馳去  
 遙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縱轡赴之至則輪租車方飯牛附火耳  
 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轡假寐食頃而震方洞然  
 心思稍安乃揚鞭於大道比及都門已有直方騎數輩來跡矣  
 遙至其第既見直方而知古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  
 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魘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

方耶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皮飲羽者享以卮酒豚  
 肩與知古復南出既至萬安之北知古前導殘雪中馬跡宛然  
 直詣栢林下至則碑板廢於荒坎樵蘇殘於密林中列大塚十  
 餘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毅弓以待  
 內則束蘊荷鍤且掘且燻少頃羣狐突出焦頭爛額者骨掛者  
 應弦飲羽者凡獲狐大小百餘頭以歸出三水小牘

張謹

道士張謹者好符法學雖苦而無成嘗客遊至華陰市見賣瓜  
 者買而食之旁有老父謹覺其飢色取以遺之累食百餘謹知其  
 其異奉之愈敬將去謂謹曰吾土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  
 報因出一編書曰此禁狐魅之術也宜勤行之謹受之父亦不  
 見爾日宿近縣村中聞其家有女子啼呼狀若狂者以問主人

對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晷輒靚粧盛服云召胡郎來非不  
療理無如之何也謹卽爲書符施簷戶間是日晚間簷上哭泣  
且罵曰何物道士預他人家事宜急去之謹怒呵之良久大言  
曰吾且爲奴矣遂寂然謹復書數符病卽都差主人遺絹數十  
疋以謝之謹嘗獨行既有重齋須得兼力停數日忽有二奴請  
謹自稱曰德兒歸寶嘗事崔氏崔出官因見捨棄今無歸矣願  
侍左右謹納之二奴皆謹願黠利尤可憑信謹東行凡書囊符  
法行李衣服皆付歸負負之將及關歸寶忽大罵曰以我爲奴  
如役汝父因絕走謹駭怒逐之其行如風倏忽不見旣而德兒  
亦不見所齋之物皆失之矣時秦隴用兵關禁嚴急客行無驗  
皆見刑戮旣不敢東度復還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曰寧有是  
事是無厭復將撓我耳因止於田夫之家絕不供給遂爲耕夫

邀與同作書耕夜息疲苦備至因憇大樹下仰見二兒曰吾德  
兒歸寶也汝之爲奴苦否又曰此符法我之書也失之已久今  
喜再獲吾豈無情於汝乎因擲行李還之曰速歸鄉人待爾書  
符也卽大笑而去景得行李復詣主人方異之更遺絹數疋乃  
得去自爾遂絕書符矣

出稽神錄

### 咎規

唐長安咎規因喪母又遭火焚其家產遂貧乏委地兒女六人  
盡孩幼規無計撫養其妻謂規曰今日貧窮如此相聚受饑寒  
存活終無路也我欲自賣身與人求財以濟君及我兒女如何  
規曰我偶喪財產今日窮厄失計教爾如此我實不忍妻再言  
曰若不如此必盡饑凍死規方允之數日有一老父及門規延  
入言及兒女饑凍妻欲自賣之意老父傷念良久乃謂規曰我

累世家實住藍田下適聞人說君家妻意今又見君言我今欲  
買君妻奉錢十萬規與妻皆許之老父翌日送錢十萬便挈規  
妻去仍謂規曰或兒女思母之時但攜至山下訪我當令相見  
經三載後兒女皆死又貧乏規乃乞食於長安忽一日思老父  
言因往藍田下訪之俄見一野寺門宇華麗狀若貴人宅守門  
者詰之老父命規入設食兼出其妻與規相見其妻聞兒女皆  
死大號泣遂氣絕其老父驚走入且大怒擬謀害規規亦怯懼  
走出迴顧已失宅所在見其妻死於古塚旁其塚旁有穴規乃  
自山下共發塚見一老狐走出乃知其妻為老狐所買耳

狐龍

驪山下有一白狐驚撓山下人不能去除唐乾符中忽一日突  
溫泉自浴須臾之間雲蒸霧湧狂風大起化一白龍昇天而去

後或陰暗往往有人見白龍飛騰山畔如此三年忽有一老父  
每臨夜即哭於山前數日人乃伺而問其故老父曰我狐龍死  
故哭爾人問之何以名狐龍老父又何哭也老父曰狐龍者自  
狐而成龍三年而死我狐龍之子也人又問曰狐何能化為龍  
老父曰此狐也稟西方之正氣而生胡白色不與衆遊不與近  
處狐託於驪山下千餘年後偶合於雌龍上天知之遂命為龍  
亦猶人間自凡而成聖耳言訖而滅

出奇事記

滄渚民

江南無野狐江北無鷓鴣舊說也晉天福甲辰歲公安縣滄渚  
村民辛家犬逐一婦人登木而墜為犬嚙死乃老狐也尾長七  
八尺則正首之妖江南不謂無也但稀有耳蜀中彭漢邛蜀絕  
無唯山郡往往而有里人號為野犬更有黃腰尾長頭黑腰間



焦黃或於村落鳴則有不祥事

出北夢瑣言

民婦

世說云狐能魅人恐不虛矣鄉民有居近山林民婦嘗獨出於林中則有一狐忻然搖尾數步循擾於婦側或前或後莫能遣之如是者為常或聞丈夫至則遠之弦孤不能及矣忽一日婦與姑同入山撥蔬狐亦潛逐之婦姑於叢間稍相遠狐即出草中搖尾而前忻然如家犬婦乃誘之而前以裙幅裹之呼其姑共擊之昇而還家鄰里競來觀之則瞑其雙目如有羞蔽之狀因斃之此雖有魅人之異而未能變任氏之說豈虛也哉

出堂間話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五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幸然

蛇丘

崑崙西北山

綠蛇

報冤蛇

毒蛇

種黍來蛇

蝮蛇

蝮蛇膽

雞冠蛇

爆身蛇

黃領蛇

藍蛇

巴蛇

蠻江蛇

兩頭蛇

顏回

蜀五丁

昭靈夫人

張寬

竇武

楚王英女

張承母

馮緄

魏舒

杜預

吳猛

顏含

司馬軌之

章苟

太元士人

慕容熙

叩都老姥

天門山

忻州刺史

餘干縣令

王真妻

朱觀

率然

西方山中有蛇頭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觸之者中頭則尾至中尾則頭至中腰則頭尾並至名曰率然會稽常山最多此蛇孫子兵法曰將之三軍勢如率然也出神異經

蛇丘

東海有蛇丘地險多漸洳眾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而蛇身

出方中記

崑崙西北山

崑崙西北有山周迴三萬里巨蛇繞一得三周蛇為長九萬里

蛇常居此山飲食滄海

出玄中記

綠蛇

顧渚山頽石洞有綠蛇長可三尺餘大類小指好棲樹杪視之若蟻帶纏於柯葉間無螫毒見人則空中飛出顧渚山記

報冤蛇

嶺南有報冤蛇人觸之即三五里隨身即至若打殺一蛇則百蛇相集將蜈蚣自防乃免出朝野僉載

毒蛇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烏而反鼻蟠於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數步直來疾如激箭螫人立死中手即斷手中足即斷足不然則全身腫爛百無一活謂蝮蛇也有黃喉蛇好在舍上無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飽垂頭直下滴沫地噴起變為沙風中人

為疾額上有大王字衆蛇之長常食蝮蛇出朝野

種黍來蛇

種黍來蛇燒殺羊角及頭髮則蛇不敢來出朝野

蝮蛇

蝮蛇大者五六丈圍五六尺以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圍亦稱是身斑文如錦纈里人云春夏多於山林中等鹿鹿過則銜之自尾而吞唯頭角礙於口外即深入林樹間閣其首伺鹿壞頭角墜地鹿身方嚙入腹如此後蛇極羸弱及其鹿消壯俊悅澤勇健於未食鹿者或云一年則食一鹿出嶺表

又

一說蝮蛇常吞鹿鹿消盡乃繞樹出骨養瘡時肪腴甚美或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其膽上旬近頭中旬近尾出西陽

蝮蛇膽

泉建州進蝮蛇膽五月五日取時膽兩柱相去五六尺擊蛇頭尾以杖於腹下來去扣之膽即聚以刀割取藥封放之不死復更取看肋下有痕即放出朝野

雞冠蛇

雞冠蛇頭如雄雞有冠身長尺餘圍可數寸中人必死會稽山下有之出錄

爆身蛇

爆身蛇長一二尺形如灰色聞人行聲林中飛出狀若枯枝橫來擊人中者皆死出錄

黃領蛇

黃領蛇長一二尺色如黃金居石縫中欲雨之時作牛吼聲中

人亦死四明山有之出錄異記

藍蛇

藍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陳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藥謂之藍藥藥人立死取尾脂反解毒藥出西陽雜俎

巴蛇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食之無心腹之疾出博物志

蠻江蛇

南安蠻江蛇至五六月有巨蛇泛流登岸首如張帽萬萬蛇隨之入越王城出西陽雜俎

兩頭蛇

韶州多兩頭蛇為蟻封以避水蟻封者蟻子聚土為臺也蒼梧亦多兩頭蛇長不過一二尺或云蚯蚓所化出嶺南異物志

顏回

顏回子路共坐於夫子之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今日其時甚偉子路失魄口噤不得言顏淵乃納履杖劍前捲握其腰於是形化成蛇即斬之孔子出觀歎曰勇者不懼智者不惑智者不勇勇者不必有智出小說

蜀五丁

周顯王三十二年蜀使使朝秦秦惠王數以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拽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拔蛇山崩同時壓殺五丁及秦五女而山分為五嶺直上有平石蜀王痛復乃登之因命曰五女塚山於平石上為望婦候作思妻臺今其山或名五丁塚出華陽國志

昭靈夫人

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灑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出陳留風俗傳

張寬

漢武帝時張寬為揚州刺史先是有老翁二人爭地山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視事復來寬窺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戟將入問汝何等精翁走寬呵格之化為二蛇

出搜神記

竇武

後漢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野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捧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滂血皆流俯仰詰屈若復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竇氏之祥

出搜神記

楚王英女

魯少千者得仙人符楚王少女英為魅所病請少千少千未至數十里止宿夜有乘輦蓋車從數千騎來自稱伯敬候少千遂請內酒數盞肴餽數案臨別言楚王女病是吾所為君若相為一還我謝君二十萬千受錢即為還從他道詣楚為治之於女舍前有排戶者但聞云少千欺汝翁遂有風聲西北去視處有血滿盆女遂絕氣夜半乃蘇王使人尋風於城西北得一死蛇長數丈小蛇千百伏死其旁後詔下郡縣以其日月大司農失錢二十萬太官失案數具少千載錢上書具陳說天子異之

出異傳

張承母

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乘輕舟遊於江浦之際忽有白蛇長

三丈騰入舟中母呪曰君為吉祥勿毒噬我乃篋而將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蛇嗟而惜之鄰人相謂曰昨見張家有白鶴聳翮凌雲以告承母使筮之卜人曰此吉祥也蛇鶴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昔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美女名劍寶物窮江南之富未及十七年雕雲覆於溪谷美女遊於街上白鶴翔於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是昔之精靈今出世當使子孫位超臣極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為名及生承名曰鶴承生昭位至丞相為輔吳將軍年踰九十蛇鶴之祥也

馮緄

車騎將軍巴郡馮緄為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三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卜云此吉祥也君後當為邊將以東為名復五年果為大將軍尋拜遼東太守

出風俗通

魏舒

晉咸寧中魏舒為司徒府中有蛇二其長十丈屋廳事平春之上止之數年而人不知但怪府中數失小兒及雞犬之屬後一蛇夜出經柱側傷於刃病不能登於是覺之發徒數百共攻擊移時然後得殺之視所居骨骼盈棟宇之間於是毀府舍更立之

出搜神記

杜預

杜預為荊州刺史鎮襄陽時有讌集大醉閉齋獨眠不聽人前後嘗醉外有齋中嘔吐其聲甚苦莫不悚慄有一小吏私開戶看之正見牀上一大蛇垂頭牀邊吐都不見人出密道如此

出說氏小

吳猛

永嘉末豫章有大蛇長十餘丈斷道經過者蛇輒吸取之吞噬已百數道士吳猛與弟子殺蛇猛曰此是蜀精蛇死而蜀賊當平既而果杜弢滅也

出豫章記

顏含

晉顏含嫂病須髯蛇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含視乃蛇膽也童子化為青鳥飛去

出中興書

司馬軌之

司馬軌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將媒下翳此媒雉野雉亦應試令尋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故是蛇晉中朝武庫內忽有雉時人或謂為怪張司空云此蛇所化耳即使搜庫中果得

蛇蛻

出異苑

又

太元中汝南人入山見一竹中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吳都相慮人嘗伐餘遺竹一宿見竿為雉頭頸盡就身猶未變化亦竹為蛇之化

出異苑

章苟

吳興章苟於田中耕以飯置菰裏每晚取食飯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大蛇偷食苟遂以鉞义之蛇走苟逐之至一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矣或言付雷公令霹靂殺須臾雷雨霹靂覆苟上苟乃跳梁大罵曰天使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乃是無知雷公雷公若來吾當以鉞斫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於蛇穴中蛇死者數十

出搜神記

太元士人

晉太元中士人有嫁女於近村者至時夫家遣人來迎女家好

發遣又令女弟送之既至重門累閣擬於王侯廊柱下有燈火  
一婢子嚴粧直守後房帷帳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滄泣而口不  
得言乳母密於帳中以手潛摸之得一蛇如數圍柱纏其女從  
足至頭乳母驚走出柱下守燈婢子悉是小蛇燈火是蛇眼續  
搜神記

慕容熙

西晉末慕容熙光始三年熙出遊還城南有柳樹如人呼曰大  
王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長一丈至六年熙為馮政所滅出  
古今五行記

邛都老姥

益州邛都縣有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有角在椽  
之間姥憐而飼之後漸漸長大丈餘縣令有馬忽被蛇吸之令

因大怒收姥姥云在牀下遂令人發掘愈深而無所見縣令乃  
殺姥其蛇因夢於令曰何故殺我毋當報仇耳自此每常聞風  
雨之聲三十日是夕百姓咸驚相謂曰汝頭何戴魚尾逢皆如  
此言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邛河亦邛  
池其母之故宅基獨不沒至今猶存魚人採捕必止宿又言此  
水清其底猶見城郭樓檻宛然矣  
山窮神 秘苑

天門山

天門山山多峻秀巖谷透邇有大巖壁直上數千仞草木交連  
雲霧擁蔽其下有逕途微細行人往忽然上飛而出林表若昇  
仙遂絕世如此者漸不可勝紀往來南北號為仙谷時有樂於  
道者不遠千里而來洗浴巖畔以來昇仙此林下無不飛去會  
一夕有智能者謂他人曰此必妖怪非是仙道因以石自繫而



牽一犬入其谷犬復飛去然知是妖邪之氣以噏之乃遣近山鄉里募年少者數百人執兵器持大棒而先縱火燒其草及我竹木至山畔觀之遙見一物長數十丈高下隱隱垂頭下望及更漸逼乃一大蟒蛇於是命少年鼓躍擊射然後斫刺而口張尺餘尚欲害人力不加衆久乃卒其所吞人骨與他獸之骸稍在左右如阜焉又有人出行墜深泉澗者無出路饑餓分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復饑體加輕便能登巖岸數年後試竦身舉臂遂超出澗上即得還家顏色悅懌頰更黠慧勝故還食穀啖滋味百餘日中復其本質

出博物志

忻州刺史

唐忻州刺史是天荒闕前後歷任多死高宗時有金吾郎將來

試此官既至夜獨宿廳中二更後見簷外有物黑色狀如大船兩目相去數丈刺史問爲何神答云我是大蛇也刺史令其改貌相與語蛇遂化作人形來至廳中乃問何故殺人蛇云初無殺心其客自懼而死爾又問汝無殺心何故數見形軀曰我有屈滯當須府主謀之問有何屈曰昔我幼時曾入古冢爾來形體漸大求出不得狐兔狸貉等或時入冢方得食之今長在土中求死不得故求於使君爾問若然者當掘出之如何蛇云我透迤已十餘里若欲發掘城邑俱陷今城東有王村村西有以樹使君可設齋戒人掘樹深二丈中有鐵函開函視之我當得出言畢辭去及明如言往掘得函歸廳開之有青龍從函中飛上天逕往殺蛇首尾中分蛇既獲死其怪絕矣

出廣異記

餘干縣令

鄱陽餘干縣令到官數日輒死後無就職者宅遂荒先天中有  
 士人家貧來為之既至吏人請令居別廡中令因使治故宅剪  
 薙榛草完葺牆宇令獨處其堂夜列燭伺之二更後有一物如  
 三斗白囊跳轉而來牀前直躍升几上令無懼色徐以手振觸  
 之真是韋囊而盛水也乃謂曰為吾徒燈直西南隅言訖而燈  
 已在西南隅又謂曰汝可為吾按摩囊轉側身上而甚便暢又  
 戲之曰能使我牀居空中否須臾已在空中所言無不如意將  
 曙乃躍去令尋之至舍池旁遂滅明日於滅處視之見一穴纔  
 如蟻孔掘之長丈許而孔轉大圍三尺餘深不可測令乃敕令  
 多具鼎鑊樵薪悉汲池水為湯灌之可百餘斛穴中雷鳴地為  
 震動又灌百斛乃怙然無聲因併力掘之數丈得一大蛇長百  
 餘尺旁小者巨萬計皆併命穴中令取大者脯之頒賜縣中後

遂平吉

出廣  
異記

王真妻

華陰縣令王真妻趙氏者燕中富人之女也美容貌少適王真  
 洎隨之任近半年忽有一少年每伺真出即輒至趙氏寢室既  
 頻往來因戲誘趙氏私之忽一日王真自外入乃見此少年與  
 趙氏同席飲酌歡笑甚大驚訝趙氏不覺自什氣絕其少年化  
 一大蛇奔突而去真乃令侍婢扶腋起之俄而趙氏亦化一蛇  
 奔突俱去王真遂逐之隨前出者俱入華山久之不見

出瀟  
湘

朱覲者陳蔡遊俠之士也旅遊于汝南栖逆旅時主人鄧全賓  
 家有女姿容端麗常為鬼魅之幻惑凡所醫療莫能愈之覲時  
 過友人飲夜艾方歸乃憇歇於庭至二更見一人著白衣衣甚

太平廣記

卷四百五十六

鮮潔而入全賓女房中逡巡聞房內語笑甚歡不成寢執弓矢於黑處以伺其出候至雞鳴見女送一少年而出觀射之既中而走觀復射之而失其跡曉乃聞之全賓遂與觀尋血跡出宅可五里已來其跡入一大枯樹孔中令人伐之果見一蛇雪色長丈餘身帶二箭而死女子自此如故全賓遂以女妻觀出集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五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五十七

蛇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蒙山

秦瞻

廣州人

袁玄瑛

薛重

顧楷

樹提家

隋煬帝

興福寺

張騎士

李崇貞

馬嶺山

至相寺賢者

李林甫

韋子春

宣州江

李齊物

嚴挺之

大寶樵人

無畏師

張鍋

畢乾泰

杜暉

海州獵人

蒙山

魯國費縣蒙山上有寺廢久民欲架堂者輒大蛇數十丈長出

來驚人故莫得安焉出異苑

秦瞻

秦瞻居曲河彭星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腦中蛇來先聞臭氣便從鼻入盤其頭中覺泓泓冷聞其腦間食聲啞啞數日出去尋復來取手巾急縛口鼻故不得入積年無他唯患頭重出廣古今

五行記

廣州人

廣州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見石窠中有三卵大如升便取煮之湯始熱便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有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徑來於湯中銜卵去三人無幾皆死出續搜神記

袁玄瑛

吳興太平袁玄瑛當之官往日者問吉凶曰法至官當有赤蛇

為妖不可殺至果有赤蛇在銅虎符而函上蟠玄瑛命殺之其後果為賊徐馥所害也出廣古今五行記

薛重

會稽郡吏鄒縣薛重得假還家夜至家戶閉聞婦牀上有丈夫眠聲喚婦久從牀上出未開戶持刀便逆問婦曰牀上醉人是誰婦大驚愕因且苦自申明實無人重家唯有一戶既入便閉婦索了無所見見一蛇隱在牀脚酒醉臭重斫蛇寸斷擲於後溝經日而婦死數日重又死後忽然而生說始死有人桎梏之將到一處有官寮問曰何以殺人重曰實不行兇曰爾云不殺者近寸斷擲者後溝此是何物重曰正殺蛇耳府君愕然有悟曰我當用為神而敢姪人婦又訟人敕左右持來吏將一人著平巾幘具詰其姪妄之罪命付獄重為官司便遣將出重倏忽

而還出廣古今  
五行記

顧楷

陳時吳興顧楷在田上樹取桑葉見五色大蛇入一小穴其後蛇相次或三尺五尺次第相隨略有數百楷急下樹看所入之處了不見有孔日暮還家楷病口啞不復得語出廣古今  
五行記

樹提家

隋絳州夏縣樹提家新造宅欲移入忽有蛇無數從室中流出門外其稠如箔上蠶蓋地皆遍時有行客云解符鎮取桃枝四枚書符遶宅四面釘之蛇漸退符亦移就之蛇入堂中心有一孔大如盆口蛇入並盡令煎湯一百斛灌之經宿以鍬掘之深數尺得古銅錢二十萬貫因陳破鑄新錢遂巨富蛇乃是古銅之精出朝野  
僉載

隋煬帝

搜神記蛇千年則斷復續淮南子云神蛇自斷其身而自相續隋煬帝遣人於嶺南邊海窮山求此蛇數四而至洛下所得之者長可三尺而色黃黑其頭錦文全似金色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令自斷其身者則先觸之令怒使不任其憤毒則自斷為三四其斷之處如刀截焉見其皮骨文理亦有血焉然久怒定則三四斷稍稍自相就而連續體復如故亦似不相斷隋著作郎鄧隆云此靈蛇一類自斷不必千歲也出窮神  
秘苑

興福寺

長安興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極壯麗云是隋所制貞觀中寺僧以其年紀綿遠慮有摧圯即經費計工且欲新其土木乃將毀撤既啓戶見有蛇萬數連貫在地蛇蟠遶如積搖首吐喙

若吞噬之狀寺僧大懼以為天憫重勞故假靈變於是不敢除  
出宣  
室志

張騎士

張騎士者自云幼時隨英公李勣渡海遇風十餘日不知行幾  
萬里風靜不波忽見二物黑色頭狀類蛇大如巨船其長望而  
不極須臾至船所皆以頭遶船橫推其疾如風舟人惶懼不知  
所抗已分為所啖食唯念佛求速死耳久之到一山破船如積  
各自念云彼人皆為此物所食須臾風勢甚急顧視船後復有  
三蛇追逐亦至意如爭食之狀二蛇放船迴與三蛇鬪於沙上  
各相蛇蟪於孤島焉舟人因是乘風舉帆遂得免難後數日復  
至一山遙見煙火謂是人境落帆登陵與二人同行門戶甚大  
遂前欵關有人長數丈通身生白毛出見二人食之一人遽走

至船所纜上船未及開白毛之士走來牽纜船人人各執弓刀  
斫射之累揮數刀然後見釋離岸一里許岸上已有數十頭戟  
手大呼因又隨風飄帆五六日遙見海島泊舟問人云是清遠  
縣界屬南海出廣  
異記

李崇貞

高宗光宅中李崇貞任益州長史廳前柑子樹有一子如雞子  
晚熟微有小孔如針羣官咸異之方欲將進久而乃罷因剖之  
得一赤斑蛇長尺餘崇貞後竟以罪死出廣古今  
五行記

又

連州見一柑樹四月中有子如拳大剖之有兩頭蛇出廣古今  
五行記

馬嶺山

開元四年六月郴州馬嶺山側有白蛇長六七尺黑蛇長丈餘

須臾二蛇鬪白者吞黑蛇到麤處口兩盞皆裂血流滂沛黑蛇頭入嚙白蛇肋上作孔頭出二尺餘俄而兩蛇並死後十餘日大雨山水暴漲漂破五百餘家失三百餘人

出朝野僉載

### 至相寺賢者

長安至相寺有賢者自十餘歲便在西禪院修道院中佛堂座下恒有一蛇賢者初修道時蛇大一圍及後四十餘年蛇如堂柱大蛇雖相見而不能相惡開元中賢者夜中至佛堂禮拜堂中無燈而光粲滿堂心甚怪之因於蛇出之處得徑寸珠至市高舉價冀其識者數日有胡人交市定還百萬賢者曰此夜光珠當無價何以如此酬直胡云蚌珠則貴此乃蛇珠多至千貫

賢者歎伏遂賣焉

出廣異記

### 李林甫

李林甫宅卽李靖宅有泓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嘗與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爲奉御遂從而居焉人有告於泓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月九年居相位稱豪貴於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權貴爲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庳不可乘以過遂易而製旣毀其簷忽有蛇千萬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卽罷而不能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其始相至籍沒果十九年矣

出宣室志

### 韋子春

臨淮郡有館亭濱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數十株突然勁拔陰合百步往往有甚風迅雷夕發其中人望見亭有二光對而上下赫然若電風旣息其光亦閉開元中有韋子春以勇力聞會子

春客於臨淮有人語其事者子春曰吾能伺之於是挈衣橐止於亭中以伺焉後一夕遂有大風雷震於地亭屋搖撼果見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斂衣而下忽覺有物蟠遶其身冷如水凍束不可解迴視見二老在其身後子春即奮身揮臂駭然有聲其縛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雨霽聞亭中腥若鮑肆明日視之見一巨蛇中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相與來觀謂子春且死矣乃見之大驚自是其亭無風雷患

出宣室志

### 宣州江

宣州鵲頭鎮天寶七載江水盛漲漫三十里吳俗善泅皆入水接柴木江中流有一材下長十餘丈泅者往觀之乃大蛇也其色黃為水所浮中江而下泅者懼而返蛇遂開口銜之泅者正續蛇口舉其頭去水數尺泅者猶大呼請救觀者莫敢救焉

出紀

### 李齊物

河南尹李齊物天寶中左遷竟陵太守郡城南樓有白煙刺史不改即死士人以為常占齊物被黜意甚恨恨樓中忽出白煙乃發怒云吾不畏死神如余何使人尋煙出處云白煙悉白虫恐是大蛇齊物令掘之其孔漸大中有大蛇身如巨甕命以鑊煎油數十斛沸則灼之蛇初雷吼城堞震動經日方死乃使人下塹塞之齊物亦更無他

出廣異記

### 嚴挺之

嚴挺之為魏州刺史初到官臨廳事有小蛇從門入至案所以頭枕案挺之初不達遽持牙笏壓其頭下地正立疑想頃之蛇化成一符挺之意是術一所為尋索無獲而止

出廣異記



天寶樵人

天寶中有樵人登山醉臥為蛇所吞其人微醒怪身動搖開視不得方知為物所吞因以樵刀畫腹得出之眩然迷悶久之方悟其人自爾半身皮脫如白風狀出廣異記

無畏師

天寶中無畏師在洛是時有目蛇狀甚異高丈餘圍五十尺魁魁若盤遶出於山下洛民咸見之於是無畏曰後此蛇決水瀦洛城即說佛書義甚精蛇至夕則駕風露來若傾聽狀無畏乃憤之曰爾蛇也管居深山中固安其所何為將欲肆毒於世即速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遂俯于地若有慚色須臾而死焉其後祿山據洛陽盡毀宮焉果無畏所謂決洛水瀦城之應出宜室志

張鎬

洪州城自馬瑗置立後不復修葺相傳云修者必死永泰中都督張鎬修之不疑忽城西北陬遇一大坎坎中見二蛇一白一黑頭類牛形如巨甕長六十餘尺蛇蟪在坑中其餘小蛇不可勝數遽以白鎬鎬命逐之出乃以竹篾縛其頭牽之蛇初不開目隨牽而出小蛇甚多軍人或傷其小者十餘頭然猶大如飲椀二蛇相隨入徐孺亭下放生池中池水深數丈其龜皆走出上岸為人所獲魚亦鼓鯁出水須臾皆死後七日鎬薨判官鄭從南昌令馬皎二子相繼而卒

畢乾泰

唐左補闕畢乾泰瀛州任丘人父母年五十自營生藏訖至父年八十五又自造棺稍高大嫌藏小更加磚二萬口開藏欲修之有蛇無數時正月尚寒蟄未能動取蛇投一空井中仍受蛇

不盡其蛇金色泰自與奴開之尋病而卒月餘父母俱亡此開  
之不得其所也出朝野僉載

### 杜暉

殿中侍御史杜暉嘗使嶺外至康州驛騎童上白曰請避毒物  
於是見大蛇截道南出長數丈玄武後追之道南有大松樹蛇  
昇高枝盤繞垂頭下視玄武玄武自樹下仰其鼻鼻中出兩道  
碧煙直衝蛇頭蛇遂裂而死墜於樹下又見蜈蚣大如牛肅  
會以其事問康州司馬狄公狄公曰昔天寶四載廣府因海潮  
漂一蜈蚣死剖其一瓜則得肉百二十斤至廣州市有人籠盛  
兩頭蛇集人衆中言汝識二首蛇乎汝見二首蛇則其首並出  
吾今異於是首蛇各一頭欲見之乎市人請見之乃出其蛇蛇  
長二尺頭在首尾市人伶者常以弄蛇爲業每執諸蛇不避毒

害見兩頭蛇則以手執之蛇螫其手伶者言痛棄蛇於地加藥  
焉不愈其嚙處腫遂浸淫俄而遍身伶者死身遂洪大其骨肉  
皆化爲水身如貯水囊有頃水潰遂化盡人與兩頭蛇失所在

出紀聞

### 海州獵人

海州人以射獵爲事曾於東海山中射鹿忽見一蛇黑色大如  
連山長近十丈兩目成日自海而上人見蛇驚懼如不免死因  
仗念佛蛇至人所以口銜人及其弓矢渡海而去遙至一山置  
人於高巖之上俄而復有一蛇自南來至山所狀類先蛇而大  
倍之兩蛇相與鬪于山下初以身相蜿蜒久之口相噬射士知  
其求已助乃傳藥矢欲射之大蛇先患一目人乃復射其目數  
矢累中久之大蛇遂死倒地上小蛇首尾俱碎乃銜大真珠瑟

瑟等數斗送人歸至本所也出廣  
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五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五十八

蛇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李舟第

檐生

嵩山客

鄧甲

蘇閏

利州李錄

智老

馮但

陸紹

鄭暈

張蠶子

選仙場

狗仙山

李黃

李舟第

李舟之弟患風或說蛇酒可療乃求黑蛇生覆甕中加之麴蘖  
數日蛇聲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須臾悉化為水唯毛  
髮存之出國  
史補

檐生

昔有書生路逢小蛇因而收養數月漸大書生每自檐之號曰  
 檐生其後不可檐負放之范縣東大澤中四十餘年其蛇如覆  
 舟號為神蟒人往於澤中者必被吞食書生時以老邁途經此  
 澤畔人謂曰中有夫蛇食人君宜無往時盛冬寒甚書生謂冬  
 月蛇藏無此理遂過大澤行二十里餘忽有蛇逐書生尚識其  
 形色遙謂之曰爾非我檐生乎蛇便低頭良久方去迴至范縣  
 縣令問其見蛇不死以為異繫之獄中斷刑當死書生私忿曰  
 檐生養汝翻令我死不亦劇哉其夜蛇遂攻陷一縣為湖獨獄  
 不陷書生獲免天寶末獨孤暹者其舅為范令三月三日與家  
 人於湖中泛舟無故覆沒家人幾死者數四也

出廣異記

嵩山客

元和初嵩山有五六客皆寄山習業者也初秋避熱於二帝塔

下日晚於塔下見一大蛇長數丈蟠眾駭而觀之一客曰可克  
 脯食之厨咸和之中一客善射或曰大者或龍神殺之恐為禍  
 也畫脯之膳豈在此乎不如勿為諸客決議不可復止善射發  
 一箭便中再箭蛇蟠解墜地眾共殺之諸客各務庖事操刀刺  
 割者或有入寺求柴炭鹽酪者其勸不取者色不樂遂辭而歸  
 去其寺數里時天色已陰天雷忽起其中亦有各歸者而數客  
 猶在塔下須臾雲霧大合遠近晦冥雨雹如瀉飄風四捲折木  
 走石雷雹激怒山川震蕩數人皆震死於塔下有先歸者在路  
 亦死其一客不欲殺者未到山居投一空籬若盧門雷電隨客  
 入大懼自省且非同謀令其見害乃大言曰某不與諸人共殺  
 此蛇神理聰明不可濫罰無辜幸宜詳審言訖雷霆併收風雨  
 消歇此客獨存

出原化記

鄧甲

寶曆中鄧甲者事茅山道士峭巖峭巖者真有道之士藥變瓦礫符召鬼神甲精懇虔誠不覺勞苦夕少安曉晝不安牀峭巖亦念之放其藥終不成受其符竟無應道士曰汝於此二般無分不可強學授之禁天地蛇術寰宇之內唯一人而已甲得而歸焉至烏江忽遇會稽寧遭毒蛇螫其足號楚之聲驚動閭里凡有術者皆不能禁甲因爲治之先以符保其心痛立止甲曰須召得本色蛇使收其毒不然者足將刖矣是蛇疑人禁之應走數里遂立壇於棠林中廣四丈以丹素周之乃飛篆字召十里內蛇不移時而至推之壇上高丈餘不知幾萬條耳後四大蛇各長三丈偉如汲桶蟠其堆上時百餘步草木盛夏盡皆黃落甲乃跣足攀緣上其蛇堆之上以青藤敲四大蛇腦曰遣汝

作五主掌界內之蛇焉得使毒害人是者卽住非者卽去甲却下蛇堆崩倒大蛇先去小者繼往以至于盡只有一小蛇土色肖筋其長尺餘慵然不去甲令昇宰來垂足叱蛇收其毒蛇初展縮難之甲又叱之如有物促之只可長數寸耳有膏流出其背不得已而張口向瘡吸之宰覺其腦內有物如針走下蛇遂裂皮成水只有脊骨在地宰遂無苦厚遺之金帛時維楊有畢生常弄蛇千條日戲于闐闐遂大有資產而建大第及卒其子鬻其第無奈其蛇因以金帛召甲甲至與一符飛其蛇過城垣之外始貨得宅甲後至浮梁縣時逼春風有茶園之內素有蛇毒人不敢掇其茗斃者已數十人邑人知甲之神術斂金帛令去其害甲立壇召蛇王有一大蛇如股長丈餘煥然錦色其從者萬條而大者獨登壇與甲較其術蛇漸立首隆數尺欲過甲

之首甲以杖上拄其帽而高焉蛇首竟困不能逾甲之帽蛇乃  
踏為水餘蛇皆斃儻若蛇首逾甲即甲為水焉從此茗園遂絕  
其毒虺甲後居茅山學道至今猶在焉出傳奇

蘇閏

俗傳有媪嫗者嬴秦時嘗得異魚放於康州悅城江中後稍大  
如龍媪汲澣於江龍輒來媪邊率為常他日媪浴魚龍又來以  
刀戲之誤斷其尾媪死龍擁沙石墳其墓上人呼為掘尾為立  
祠宇千餘年太和未有職祠者欲神其事以惑人取羣小蛇術  
禁之藏祠下目為龍子遵令飲酒置巾箱中持詣城市越人好  
鬼怪爭遺之職祠者輒收其半開成初滄州故將蘇閏為刺史  
心知其非且利其財益神之得金帛用修佛寺官舍他日軍吏  
為蛇嚙閏不使治乃整簪笏命走語媪所嚙者俄頃死乃云慢

神罰也愚民遽唱其事信之益堅嘗有殺其一蛇乾於火藏之  
已而祠中蛇逾多迄今猶然出嶺南異物志

利州李錄事

開成中有隴西李生為利州錄事參軍居于官舍中嘗曉起見  
蛇數百在庭生大懼盡命棄於郊野外其明旦羣蛇又集於庭  
生益懼之且異也亦命棄去後一日羣蛇又至李生驚曰豈天  
將禍我乎感其容者且久後旬餘生以贓罪則於刺史遣吏至  
門將按其罪且聞於天子生惶駭無以自安縊於庭樹絕脰而  
死生有妻感生不得其死亦自縊焉於是其家僮震懼委身於  
井者且數輩果符蛇見之禍刺史即李行樞也出宣室志

咎老

長壽老僧嘗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為毒蛇所噬須臾而死髮解

腫起尺餘其子曰咎老若在當勿慮遂迎咎至乃以灰圍其屍  
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咎  
大怒乃取餅數升擣蛇形詛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餅蛇引一蛇  
從死者頭入徑及其瘡屍漸低蛇縮而死村人遂活出西陽雜俎

馮但

馮但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甕于疾減半又令家  
人園中執一蛇投甕中封閉七日及開蛇躍出舉首尺餘出門  
因失所在其過跡地墳起數寸出西陽雜俎

陸紹

郎中陸紹言嘗記一人浸蛇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自臨甕  
窺酒有物跳出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也因瘡毀其鼻如  
削焉出西陽雜俎

鄭翬

進士鄭翬說家在高郵有親表盧氏莊近水其鄰人數家共殺  
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雨發水洪數家陷溺無遺唯盧宅當中  
一家無恙出因話錄

張蠶子

梓潼縣張蠶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雋州張生所養之  
蛇因而祠時人謂為張蠶子甚神其靈偽蜀王建世子名元膺  
聰明博達騎射絕倫牙齒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視蛇  
眼而黑色兇惡鄙褻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誅就誅之夕梓潼  
廟祝亟為蠶子所責言我久在川今始方歸何以致廟宇荒穢  
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膺為廟蛇之精矣出北夢瑣言

選仙場

南中有選仙場場在峭崖之下其絕頂有洞穴相傳為神仙之  
窟宅也每年中元日拔一人上昇學道者築壇于下至時則遠  
近冠帔咸萃於斯備科儀設齋醮焚香祝數七日而後衆推一  
人道德最高者嚴潔至誠端簡立于壇上餘人皆摻袂別而退  
遙頂禮顧望之于時有五色祥雲徐自洞門而下至於壇場其  
道高者冠衣不動合雙掌躡五雲而上昇觀者靡不涕泗健羨  
望洞門而作禮如是者年一兩人次年有道高者合選忽有中  
表間一比丘自武都山往與訣別比丘懷雄黃一斤許贈之曰  
道中唯重此藥請密實于腰腹之間慎勿遺失之道高者甚喜  
遂懷而昇壇至時果躡雲而上後旬餘大覺山巖臭穢數日後  
有獵人自巖旁攀緣造其洞見有大蟒蛇腐爛其間前後上昇  
者骸骨山積于巨穴之間益五色雲者蟒之毒氣常呼吸此無

知道士克其腹矣哉

出玉堂閒話

### 狗仙山

巴賓之境地多巖崖水怪木怪無所不有民居溪壑以弋獵為  
生涯嵌空之所有一洞穴居人不能測其所往獵師縱犬於此  
則多呼之不迴瞪目搖尾瞻其崖穴于時有彩雲垂下迎獵犬  
而昇洞如是者年年有之好道者呼為狗仙山偶有智者獨不  
信之遂縋一犬挾弦弧往之至則以麤繩系其犬腰繫于拱木  
然後退身而觀之及彩雲下犬縈身而不能隨去嗥呌者數四  
旋見有物頭大如甕雙目如龜鱗甲光明可照溪谷漸垂身出  
洞中觀其犬獵師毒其矢而射之既中不復再見頃經旬日臭  
穢滿山獵師乃自山頂縋索下觀見一大蟒腐爛于巖間狗仙  
山之事永無有之

出玉堂閒話



李黃

元和二年隴西李黃鹽鐵使遜之猶子也因調選次乘暇於長安東市者見一犢車侍婢數人於車中貨易李潛目車中因見白衣之妹綽約有絕代之色李子求問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依李之服方外除所以市此耳又詢可能再從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出與金帛貨諸錦繡婢輩遂傳言云且貸錢買之請隨到莊嚴寺左側宅中相還不晚李子悅已晚遂逐犢車而行礙夜方至所止犢車入中門白衣妹一人下車侍者以帷擁之而入李下馬俄見一使者將榻而出云且坐坐畢侍者云今夜郎君豈暇領錢乎不然此有主人否且歸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迺今無交錢之志然此亦無主人何見隔之甚也侍者入復出曰若無主人此豈不可但勿以疎

漏爲誚也俄而侍者云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見青服老女郎立於庭相見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頃白衣方出素裙粲然疑質皎若辭氣閑雅神仙不殊略序款曲翻然却入姨坐謝曰過蒙垂情與貨諸彩色比日來市者皆不如之然所假如何深憂愧李子曰綵帛麤繆不足以奉佳人服飾何苦指價乎荅曰渠淺陋不足侍君子巾櫛然貧居有三十千債負郎君儻不棄則願侍左右矣李子悅拜於侍側俯而圖之李子有貨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錢三千須臾而至堂西間門創然而開飯食畢備皆在西間姨遂延李子入坐轉盼炫煥女郎旋至命坐拜姨而坐六七人具飴食畢命酒歡飲一住三日歡樂無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君且歸恐尚書怪遲後往來亦何難也李亦有歸志承命拜辭而出上馬僕人覺李子有腥臊氣異常遂歸

宅問何處許日不見以他語對遂覺身重頭旋命被而寢先是  
婚鄭氏女在側云足下調官已成昨日過官覓公不得其二兄  
替過官已了李答以媿佩之辭俄而鄭兄至責以所往行李已  
漸覺恍惚祇對失次謂妻曰吾不起矣口雖語但覺被底身漸  
消盡揭被而視空注水而已唯有頭存家大驚懾呼從出之僕  
考之具言其事及去尋舊宅所乃空園有一早茨樹樹上有十  
五千樹下有十五千餘了無所見問彼處人云往往有巨白蛇  
在樹下便無別物姓袁者蓋以空園爲姓耳

復一說元和中鳳翔節度李聽從子瑄任金吾參軍自永寧里  
出遊及安化門外乃連一車子通以銀裝頗極鮮麗駕以白牛  
從二女奴皆乘白馬衣服皆素而姿容婉媚瑄貴家子不知檢  
束卽隨之將暮焉二女奴曰郎君貴人所見莫非麗質某皆賤

質又麤陋不敢當公子厚意然車中幸有姝麗誠可留意也瑄  
遂求女奴乃馳馬傍車笑而迴曰郎君但隨行勿捨去某適已  
言矣瑄旣隨之聞其異香盈路日暮及奉誠園二女奴曰娘子  
住此之東今先去矣郎君且此迴翔某卽出奉迎耳車子旣入  
瑄乃駐馬於路側良久見一婢出門招手瑄乃下馬入座於廳  
中但聞名香入鼻似非人世所有瑄遂令人馬入安邑里寄宿  
黃昏後方見一女子素衣年十六七姿艷若神仙瑄自喜之心  
所不能諭及出已見人馬在門外遂別而歸纔及家便覺腦疼  
斯須益甚至辰巳間腦裂而卒其家詢問奴僕昨夜所歷之處  
從者具述其事云郎君頗聞異香某輩所聞但蛇臊不可近舉  
家寃駭遽命僕人於昨夜所止之處覆驗之但見枯槐樹中有  
大蛇蟠屈之跡乃伐其樹發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數條盡白

皆殺之而歸出博異志

太平廣記 卷四百五十九

三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僧令因

衛中丞姊

蒲州人

相魏貧民

番禺書生

郟縣民

游邵

成汭

孫光憲

宋漢賓

牛存節

水清池

王思同

徐坦

張氏

顧遂

瞿塘峽

靳老

景煥

舒州人

賈潭

姚景

王稔

安陸人

僧令因

僧令因者於子午谷過山往金州見一竹輿先行有女僕服縑

太平廣記

卷四百五十九

六

而從之數日終不見其人令因乃急引簾窺之乃一婦人首而蛇身甚偉令因甚驚婦人曰不幸業重身忽變化上人何乃窺之間其僕曰欲送秦嶺之上令因遂與誦功德送及秦嶺亦不見婦人之首而入林中矣出聞奇錄

衛中丞姊

御史中丞衛公有姊為性剛戾毒惡婢僕鞭笞多死忽得熱疾六七日自云不復見人常獨閉室而欲至者必嗔喝呵怒經十餘日忽聞屋中窸窣有聲潛來窺之昇堂便覺腥臊毒氣開牖已見變為一大蛇長丈餘作赤斑色衣服爪髮散在牀褥其蛇怒目逐人一家驚駭眾共送之於野蓋性暴虐所致也出原化記

蒲州人

蒲州人穿地作井坎深丈餘遇一方石而不及泉欲去石更鑿

忽墮深坑螫蛇如覆舟小者與凡蛇等其人初甚驚懼久之稍熟饑無所食其蛇吸氣因亦効之遂不復饑積累月聞雷聲初一聲蛇乃起首須臾悉動頃之散去大者前去相次出復入人知不害已乃前抱其項蛇遂徑去緣上白道如行十里前有烽火乃致人於地而去人往借問烽者云是平州也出廣異記

相魏貧民

相魏有貧民斲園荒地見一大蛇鑿而殺之尋見一大穴穴中十餘小蛇又復殺而埋之既畢歸家明日有人持狀訴論云被殺一家大小埋在園中官捕獲此人訊問了然不伏於園中驗之得一坑者共十餘人但言昨打殺者十餘條蛇埋之於此並不殺人不知此禍而來若為就決實為大枉官疑之勘本告者尋竟無人又令重就園檢驗昨所埋之處但見十餘死蛇不復

見人乃得免焉

出原化記

番禺書生

有書生遊番禺歷諸郡經山中見有氣高丈餘如煙鄉人曰此  
圖于蛇吞象也遂告鄉里振鼓叫噪而蛇退入一巖谷中經宵  
鄉里人各持甕往見一象尚立而肌骨皆化為水遂針破取  
其水里人云此過海置舟中辟去蛟龍又有官人於南中見一  
大蛇長數丈徑可一尺五寸腹內有物如椽櫛之類公一樹食  
其葉腹中之物漸消無所有而里人云此蛇吞鹿此木葉能消  
之遂令從者採其葉收之歸後或食不消腹脹乃取其葉作湯  
飲之經宵及午不報及撤被視之唯殘枯骸餘化為水矣

出問奇錄

郾縣民

郾縣有民於南郭渠邊得一小蛇長尺餘剝剔五臟盤而串之  
置于火焙之數日民家孩子數歲忽遍身腫赤皮膚炮破因自  
語曰汝家無狀殺我剝剔腹中胃置於火上且令汝兒知此痛  
苦民家聞之驚異取蛇拔去剝竹以水灑之焚香祈謝送於舊  
所良久蜿蜒而去兒亦平愈焉

出錄異記

游邵

汝州魯山縣所治卽元魏時西廣州也今于城東南有妖神祠  
其前庭廣袤數百步古老云當時大毬場也正門左右雙槐各  
二十圍枝幹扶疎亦云當時植焉至中和初歲釁起東夏郡邑  
騷然刺史游邵許將也令屬縣伐木為柵以自固雖桑柘梓櫟  
靡有孑遺將伐雙槐其夕有巨蟒蟠于上聲若震霆目若飛星  
鎮將李璠主其事璠武人也聞之以為妖且率徒親斬之下斧  
而流血雨逆腥氣薄人亦心動而止雙槐至今尚存

成汭

荆州節度使成汭領蔡州軍戍江陵為節度使張瓚謀害之遂棄本部奔於秭歸一夜為巨蛇繞身幾至于殞乃曰苟有所負死生唯命逡巡蛇亦亡去邇後招緝戶口訓練士卒移鎮渚官尋受節旄撫綏凋殘勵精為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未年至萬戶勤王奉國通商務農有足稱焉朝廷號北韓南郭韓即華州韓建成初姓郭後歸本姓○出北夢瑣言

孫光憲

孫光憲會行次敘谷宿於神山見嶺上板屋中以木根為巨虺前列香燈因詰店叟彼何神也叟曰光化中楊守亮鎮褒日有一蛇橫此嶺路高七八尺莫知其首尾四面小蛇翼之無數每一拖身即林木摧折殆旬半方過盡阻絕行旅因聚草焚燎路

隅慮其遺毒然後方行明年楊伏誅

出北夢瑣言

朱漢賓

梁貞明中朱漢賓鎮安陸之初忽一日曙色纔辨有大蛇見於城之西南首枕大城尾拖於壕南岸土地廟中其魁可大如五斗器雙目如電呀巨吻以瞰于城其身不翅百尺粗可數圍跨于羊馬之堞兼壕池之上其餘尚蟠於廟垣之內有宿城軍校卒然遇之大呼一聲失魂而逝一州惱懼莫知其由來年淮寇非時而至圍城攻討數日不破而返豈神祇之先告歟

出玉堂閒話

牛存節

梁牛存節鎮鄆州於子城西南角大興一第因板築穿地得蛇一穴大小無數存節命殺之載于野外十數車載之方盡時有人云此蛇藪也是歲存節疽背而薨

出玉堂閒話

水清池

太原屬邑有水清池本府祈禱雨澤及投龍之所也後唐莊宗未過河南獵射都捕獵就池卓帳為憇宿之所忽見巨蛇數頭自洞穴中出皆入池中良久有一蛇紅白色遙見可圍四尺以來其長稱是獵卒齊鼓弩連發射之而斃四山火光池中魚鼈咸死浮在水上獵夫輩共剖剝食之其肉甚美莊宗尋知之于時諂事者以為剋梁之兆有五臺僧曰吾王宜速過河決戰將來梁祚其能久乎此亦斷白蛇之類也出北夢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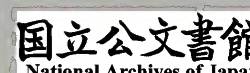
王思同

後唐少帝朝清泰王起于岐陽朝廷詔西京留守王思同統禁旅征之王師西出之後尋聞劇壘雍京僚屬日登西樓望其捷書忽一日官僚凭檻西向見羊馬城上有二大蛇東西以首相

向為從者輩遙擲彈丸以警之于時一人擲中東蛇之腦蛇蟻然墮于牆下挺然不動使人視之已卒矣其西蛇徐徐入于穴隙之間識者竊議之曰潞王乙巳生統帥王公亦乙巳生俱為蛇相今東蛇中腦而卒豈非王師不利乎未逾旬日羣帥叛歸潞王思同腹心都將王彥暉已下並投岐城納款同單馬而逃竟没于王事焉蛇亡之兆得不明乎出王氏見聞

徐坦

清泰末有徐坦應進士舉下第南遊渚宮因之峽州尋訪故舊旅次富堆山下有古店是夜憇琴書訖忽見一樵夫形貌枯瘠似有哀慘之容坦遂詰其由樵夫濡嘔而答曰某比是此山居人姓李名孤竹有妻先邁沈痾歷年不愈昨因入山採木經再宿未返其妻身形忽變恐人驚悸謂鄰母曰我之身已變矣請



為報夫知之及歸語曰我已弗堪也唯尸在焉請君託鄰人昇  
我置在山口為幸如其言遷至於彼逡巡忽聞如大風雨聲眾  
人皆懼之又言曰至時速迴慎勿返顧遂敘訣別之恨俄見羣  
山中有大蛇無數競湊其妻妻遂下牀伸而復屈化為一蟒與  
羣蛇相接而去仍於大石上摔其首迸碎在地至今有蛇種李  
氏在焉出玉堂  
閒話

張氏

王蜀時杜判官妻張氏士流之子與杜齊體數十年誕育一子  
壽過六旬而殂歿洎殯于家累旬後方窆于外啓櫬之際覺其  
秘器搖動謂其還魂剖而視之見化作大蛇蟠蜿屈曲骨肉奔  
散俄頃徐徐入林莽而去

又

與元靜明寺尼曰王三姑亦於棺中化為大蛇其杜妻即晚年  
不敬其夫老病視聽步履皆不任持張氏顧之若犬彘凍餒而  
卒人以為化蛇其應也出玉堂  
閒話

顧遂

郎中顧遂嘗密話其先人嘗宰公安罷秩後僑寄于縣側荆江  
之孺四面多林木蘆荻月夜未寢徐步出門見一條物巨如椽  
橫於地謂是門關舉足踢之其物應足而起自背背至於腰下  
纏繳數十匝仆於地懵無所知其家訝其深夜不歸使人看之  
見腰間皎晶而明來往硯于地上逼而視之見大蛇纏其身解  
之不可於是取利刃斷其蛇一段段置於地彎彎然不展繳勒  
悶絕因而失喑旬日而卒出玉堂  
閒話

瞿塘峽



有人遊於瞿塘峽時冬月草木乾枯有野火燎其峯巒連山跨谷紅焰照天忽聞巖崖之間若大石崩墜鞞磕然有聲遂駐足伺之見一物圓如大困硯至平地莫知其何物細而看之乃是一蛇也遂剖而驗之乃蛇吞一鹿在於腹內野火燒然墮于山下所謂巴蛇吞象信而有之

出玉堂閒話

### 斬老

恒州井陘縣豐隆山西北長谷中有毒蛇據之能傷人里民莫敢至其所採藥人斬四翁入北山忽聞風雨聲乃上一孤石望之見一條白蛇從東而來可長三丈急上一樹蟠在西南枝上垂頭而歛須臾有一物如盤許大似蝦蟇色如煙熏褐土色四足而跳至蛇蟠樹下仰視蛇垂頭而死自是蛇妖不作前澧州有鴟鵂為蛇所吞有物如蝦蟇吐白氣直衝墜而致死得非

斬老所見之物乎凡毒物必有能制者殆天意也

出北夢瑣言

### 景煥

景煥為壁州白石縣令行陟巴嶺峻險萬仞約七八程達玉女廟或有巨虺橫亘其前徑可七八尺鱗甲不啻開扇許大頭尾垂在山下唯聞折木震響山谷童僕輩盡股慄驚駭莫能前進於是旦駐山穴因登高望之竟日方見其尾欲謂之龍龍之行動必有風雨隨之其日晴明方見是蛇也因知吞舟之魚翳天之鳥垂禽之絕大者信有之焉

出野人間話

### 舒州人

舒州有人瀟山見大蛇擊殺之視之有足甚以為異因負之出將以示人遇縣吏數人於路因告之曰我殺此蛇而有四足吏皆不見曰爾何在曰在爾前何故不見即棄蛇於地乃見之於

是負此蛇者皆不見人以爲怪乃棄之案此蛇至不自隱其形死乃能隱人之形此理有不可窮者出稽神錄

賈潭

偽吳兵部尚書賈潭言其所知爲嶺南節度使獲一橘其大如升將表上之監軍中使以爲非常物不可輕進因取針微刺其蒂下乃蠕而動命破之中有小赤蛇長數寸出稽神錄

姚景

偽吳壽州節度使姚景爲兒時事濠州節度使劉金給使廐中金嘗卒行至廐見景方寢有二小赤蛇戲於景面出入兩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見金由是驟加寵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出稽神錄

神錄

王稔

偽吳壽州節度使王稔罷歸揚都爲統軍坐廳事與客語忽有小赤蛇自屋墜地回稔而蟠稔令以器覆之良久發視唯一蝙蝠飛去其年稔加平章事出稽神錄

安陸人

安陸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嘗遊齊安遂至豫章恒弄蛇於市以乞丐爲事積十年餘有賣薪者自鄱陽來宿黃偕山下夢老父云爲我寄一蛇與江西弄蛇毛生也乃至豫章觀步門賣薪將盡有蛇蒼白色盤於船中觸之不動薪者方省向夢卽攜之至市訪毛生因以與之毛始欲振撥應手嚙其乳毛失聲顛仆遂卒食久卽腐壞蛇亦不知所在焉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五十九

太平廣記

卷第四百五十九

八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六十

禽鳥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鳳

鳳凰臺

元庭堅

睢陽鳳

鸞

鶴徐夔

烏在採捕者

戶部令史妻

裴沆 又

鵠

蘇瓊

鸚鵡

張華

鸚鵡抹火

雪衣女

劉潛女

鷹楚文王

劉聿

鄴郡人

鷓鴣魏公子

鵲寶觀寺

落鴈殿

鳳鸞附

周時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以五色玉為飾駕以赤象至京師育於靈禽之苑飲以瓊漿飴以雲實二物皆出上元經

方鳳初至之時毛色未彪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耀中國飛走之類不復喧鳴咸服神禽之遠至及成王崩沖天而去出拾遺錄

鳳凰臺

鳳骨黑雄雌旦夕鳴各異黃帝使伶倫製十二簫寫之其雄聲其雌音樂有鳳凰臺此鳳脚下物如白石者鳳有時來儀候其所止處掘深三尺有圓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出西陽雜俎

元庭堅

唐翰林學士陳王友元庭堅者昔罷遂州參軍於州界居山讀書忽有人身而鳥首來造庭堅衣冠甚偉眾鳥隨之數千而言曰吾眾鳥之王也聞君子好音律故來見君因留數夕教庭堅音律清濁文字音義兼教之以百鳥語如是來往歲餘庭堅由

是曉音律善文字當時莫及陰陽術數無不通達在翰林撰韻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庭堅亦卒焉出山紀

睢陽鳳

貞元十四年秋有異鳥其色青狀類鳩鵲翔于睢陽之郊止叢木中有羣鳥千類俱率其類列于左右前後而又朝夕各銜蜚虫稻梁以獻焉是鳥每飛則羣鳥咸噪而導其前咸翼其旁咸擁其後若傳喚警衛之狀止則環而向焉雖人臣侍天子之禮無以加矣睢陽人咸適野縱觀以為羽族之靈者然其狀不類鸞鳳由是益奇之時李翱客於睢陽翱曰此真鳳鳥也於是作知鳳一章備書其事出宣室志

鸞

堯在位七年有鸞鵠歲歲來集麒麟遊於澤藪鳴梟逃於絕漠

有折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重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鷄鳴似鳳時解落毛羽以肉翮而飛能搏逐猛虎使妖災不能爲害館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灑門戶以留重明之集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爲此鳥之狀置於戶牖之間則魘魅醜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刻畫爲雞於戶牖之上此遺像也出拾遺錄

### 鶴徐奭

晉懷帝永嘉中徐奭出行田見一女子姿色鮮白就奭言調女因吟曰疇昔聆好音日月心延佇如何遇良人中懷邈無緒奭情旣諧欣然延至一屋女施設飲食而多魚遂經日不返兄弟追覓與湖邊見與女相對坐兄以藤杖擊女卽化成白鶴翻然高飛奭恍惚年餘乃差出劉敬叔甲死

### 烏程採捕者

隋煬帝大業三年初造羽儀毛筆多出江南爲之略盡時湖州烏程縣人身被科毛入山捕採見一大樹高百尺其上有鶴巢養子人欲取之其下無柯高不可上因操斧伐樹鶴知人必取恐其殺子遂以口拔其毛放下人收得之皆合時用乃不伐樹

出五行記

### 戶部令史妻

唐開元中戶部令史妻有色得魅疾而不能知之家有駿馬恒倍芻秣而瘦劣愈甚以問鄰舍胡人胡亦術士笑云馬行百里猶勸今反行千里餘寧不瘦耶令史言初不出人家又無人曷由至是胡云君每入直君妻夜出君自不知若不信至入直時試還察之當知耳令史依其言夜還隱他所一更妻起覩粧令

婢鞍馬臨階御之婢騎掃帚隨後冉冉乘空不復見令史大駭  
明往見胡瞿然曰魅信之矣為之柰何胡令更一夕伺之其夜  
令史歸堂前幕中妻頃復還問婢何以有生人氣令婦以婢帚  
燭火適然堂廡令史狼狽入堂大甕中須臾乘馬復往適已燒  
掃帚無復可騎妻云隨有即騎何必掃帚婢倉卒遂騎大甕隨  
行令史在甕中懼不敢動須臾至一處是山頂林間供帳帶幕  
筵席甚盛羣飲者七八輩各有匹偶座上宴飲合昵備至數更  
後方散婦人上馬令婢騎向甕婢驚云甕中有人婦人乘醉令  
推著山下婢亦醉推令史出令史不敢言乃騎甕而去令史及  
明都不見人但有餘煙燼而已乃尋徑路崎嶇可數十里行乞  
辛勤月餘僅得至舍妻見驚問久之何所來令史以他答復往  
問胡求其料理胡云魅已成伺其復去可遽縛取火以焚之聞

空中今命頃之有蒼鶴墮火中焚死妻疾遂愈出廣異記

裴沆

同州司馬裴沆嘗說再從伯自落中將往鄭州在路數日曉程  
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荆叢下見一病鶴  
垂翼俛味翅下瘡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  
步而至謂曰郎君少年豈解哀此鶴邪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  
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笑曰君  
此志甚勁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  
盧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豈能至洛中于胡盧生乎  
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胡盧生具陳其事且拜祈之胡  
盧生初無難易開襪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授針刺臂滴血下滿  
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

盡塗其鶴復邀裴云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行纔數里至一莊竹落草舍庭蕪狼藉裴渴甚求漿老人指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饑渴漿味如杏酪裴知隱者拜請為奴僕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祿縱住亦不終其志賢叔真有所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裹一襍物大如合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鶴損處毛已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九族親情且以酒色誠也裴復還洛中路閱其所持將發之襍四角各有赤蛇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卽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知其終裴壽至九十七

出西陽雜俎

又

李松公遊嵩山見病鶴亦曰須人血李松解衣卽刺血鶴曰世間人至少公不是乃令拔眼睛持往東都但映照之卽知矣李松中路自視乃馬頭也至東洛所遇非少悉非全人皆犬彘驢馬一老翁是人李松言病鶴之意老翁笑下驢袒臂刺血李公得之以塗鶴卽愈鶴謝曰公卽為明時宰相復當上昇相見非遙慎無懈惰李公謝鶴遂冲天而去

出史記

鵠

鵠生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蒼又五百年為白壽

三千歲矣

出述異記

蘇瓊

晉安帝元興中一人年出二十未婚對然目不干色曾無穢行嘗行田見一女甚麗謂少年曰聞君自以柳季之儔亦復有桑

中之歡耶女便歌少年微有動色後復重見之少年問姓云姓蘇名瓊家在塗中遂要還盡歡從弟便突入以杖打女即化成

雌白鵠出劉義慶幽真錄

鸚鵡

鸚鵡能飛眾鳥趾前三後一唯鸚鵡四趾齊分凡鳥下臉向上獨此鳥兩臉俱動似人目出西陽雜俎

張華

張華有白鸚鵡華行還鳥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鳥云見藏甕中何由得知公時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疆之至庭為鴟所攫教其啄鴟啄僅而獲免出異苑

鸚鵡救火

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

也便去後數日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為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出異苑

雪衣女

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甚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為雪衣女性既馴擾常縱其飲啄飛鳴然不離屏幃間上命以近代詞臣篇詠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上每與嬪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女必飛局中鼓翼以亂之或啄嬪御及諸王手使不能爭道一旦飛於貴妃鏡臺上語曰雪衣女昨夜夢為鷲所搏將盡於此乎上令貴妃授以多心經自後授記精熟晝夜不息若懼禍難有所禳者上與貴妃出遊別殿貴妃置鸚鵡於步輦上與之同去既至命從官校獵於前



鸚鵡方嬉戲殿檻上瞥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於苑中立鸚鵡塚開元中宮中有五色鸚鵡能言而惠上令左右試牽御衣輒瞋目叱之岐王文學熊延景因獻鸚鵡篇上以示羣臣焉出譚賓錄

### 劉潛女

隴右百姓劉潛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姿質繼有求聘者其父未許家養一鸚鵡能言無比此女每日與之言話後得佛經一卷鸚鵡念之或有差誤女必証之每念此經女必焚香忽一日鸚鵡謂女曰開我籠爾自居之我當飛去女怪而問之何此言邪鸚鵡曰爾本與我身同偶託化劉潛之家今須却復本族無怪我言人不識爾我固識爾其女驚白其父母父母遂開籠放鸚鵡飛去曉夕監守其女後三日女無故而死父母驚哭不

已方欲葬之其屍忽為一白鸚鵡飛去不知所之

出大唐奇事

### 鷹楚文王

楚文王好獵有人獻一鷹王見其殊常故為獵于雲夢毛羣羽族爭噬共搏此鷹瞪目遠瞻雲際俄有一物鮮白不辨其鷹便竦羽而升轟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墮地度其羽翅廣數十里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

出幽明錄

### 劉聿

唐永徽中萊州人劉聿性好鷹遂於之朶山懸崖自縊以取鷹雛欲至巢而繩絕落於樹岐間上下皆壁立進退無據大鷹見人銜肉不敢至巢所遙放肉下聿接取肉餵鷹雛以外即自食之經五六十日雛能飛乃裂裳而繫鷹足一臂上繫三聯透身而下鷹飛掣其兩臂比至澗底一無所傷仍繫鷹而歸

鄴郡人

薛嵩鎮魏時鄴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來告於鄴人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鄴人家所育鷹隼極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者請以繪百餘段為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鷁也善辟蛟螭患君宜於鄴城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蛟常為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鄴人遂持往海鷁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盡自是鄴民免其患有告於嵩乃命鄴人訊其事鄴人遂以海鷁獻焉出宣室志

鷁魏公子

魏公子無忌曾在室中讀書之際有一鳩飛入案下鷁逐而殺之忌忿其擊搏因令國內捕鷁遂得二百餘頭忌按劍至籠曰

昨搦鳩者當低頭伏罪不是者可奮翼有一鷁俯伏不動出異傳

鷁寶觀寺

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蒼鷁集重閣每有鷁數千鷁冬中每夕即取一鷁以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餘鷹鷁不敢侵之出野僉載

落鷹殿

唐太宗養一白鷁號曰將軍取鳥常驅至於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鷹殿上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返數迴亦陸機黃耳之徒歟出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六十

